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三

明 北海馮 琦原編

高安陳邦瞻纂輯

太倉張溥論正

南遷定都

高宗建炎元年秋七月帝以京師未可往手詔巡幸東南丁未元祐太后如揚州帝從汪伯彥黃潛善言決意幸揚州避敵詔副都指揮使郭仲荀奉太后先行六宮及衛士家屬皆從遣使詣汴京奉太廟神

帝從汪伯彥黃潛善言幸揚州

許景衡言建康可據

主赴行在。九月壬辰以金人犯河陽汜水，詔擇日巡幸淮甸，命淮浙沿海諸州增修城堡，招訓民兵。冬十月丁巳朔，帝如揚州。時金兵日迫，許景衡亦言建康天險可據，帝從之。命揚州守臣呂頤浩繕修城池，至是謀者言金人欲犯江浙，乃詔躉駐淮甸，捍禦稍定，即還京闕。有敢妄議惑眾沮巡幸者，許告而罪之，不告者斬。

葉夢得陳待敵三計不報

二年春正月丙戌朔，帝在揚州。以葉夢得為戶部尚書。夢得陳待敵之計有三：曰形，曰勢，曰氣而已。形

張浚請先定六官所居地

以地里山川為本，勢以城池芻粟器械為重，氣以將帥士卒為急。形固則可恃以守，勢強則可資以立，氣振則可作以用。如是則敵皆在吾度內矣。因請上南巡阻江為險，以備不虞。又請命重臣為宣撫總使，一居泗上，總兩淮及東方之師，以待敵。一居金陵，總江浙之路，以備退保。疏入不報。冬十月甲子，侍御史張浚請先定六官所居地，詔孟忠厚奉太后及六宮皇子如杭州，以苗傅劉正彥為扈從都副統制。十一月庚子朔，享祖宗神主於壽寧寺，壬寅郊祀天醮。

潛善伯彥並  
私專權

祖敕東京起奉大樂登歌法物等赴行在所就揚州  
江都築壇行事凡鹵簿樂舞之類率多未備嚴更警  
場就取軍中金鼓權一時之用是日大赦 十二月  
乙卯太后至杭州扈從統制苗傅以其軍八千人駐  
奉國寺 己巳以黃潛善汪伯彥爲尚書左右僕射  
兼門下中書侍郎入謝帝曰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  
相朕何患國事不濟時金兵橫行山東群盜蠶起潛  
善伯彥旣無謀略專權自恣東京委之御史南京委  
之留臺泗州委之郡守言事者不納其說請兵者不

張浚請備金  
人潛善伯彥  
笑之

以上聞金兵日南而潛善等以爲李成餘黨無足慮  
者 戊寅以張浚參贊御營事浚極言金人必來請  
預爲備黃潛善汪伯彥以爲過計而笑之

三年春正月帝在揚州 丙午金粘沒喝陷徐州知  
州王復死之時韓世忠屯淮揚會山東兵以援濮州  
粘沒喝聞之分兵萬人趨揚州自率大軍迎戰世忠  
以衆寡不敵夜引還粘沒喝躡之至沐陽世忠棄軍  
走鹽城衆遂潰粘沒喝入淮陽以騎兵三千取彭城  
間道取淮東入泗州 二月庚戌詔聽士民從便避

粘沒喝陷天  
長帝逃至鎮  
江

軍士欲殺黃  
善而誤殺

兵劉正彥部兵衛皇子六宮如杭州。壬子金粘沒  
喝至楚州，守城朱琳降，遂乘勝而南，陷天長軍。內侍  
鄺詢報金兵至，帝即被甲乘騎，馳至瓜州步，得小舟  
渡江，惟護聖軍卒數人。及王淵、張浚、內侍康履等從  
行，日暮至鎮江府，汪伯彥、黃潛善方率同列聽浮圖  
說法罷會食，堂吏大呼曰：「駕已行矣。」二人相顧倉皇  
乃戎服策馬南馳，居民爭門而出，死者相枕籍，無不  
怨憤。司農卿黃諤至江上，軍士以為黃潛善罵之曰：「  
誤國誤民，皆爾之罪。」諤方辯其非，是而首已斷矣。金

將馬五率五百騎先馳至揚州城下，聞帝已南行，乃  
追至揚子橋，時事起倉卒，朝廷儀物皆棄。太常少卿  
季陵亟取九廟神主以行，出城未數里，城中已煙焰  
燭天矣。陵為金人所追，亡太祖神主于道。帝至鎮  
江，宿於府治，翌日召從臣問去留，呂頤浩乞留蹕以  
為江北聲援，群臣皆以為然。王淵獨言鎮江止可捍  
一面，若金人自通州渡江以據姑蘇，將若之何？不如  
錢塘有重江之險，帝意遂決。張邵上疏曰：「有中原之  
形勢，有東南之形勢，今縱未能遽爭中原，宜進都金

王淵請帝如  
錢塘張邵勸  
都金陵不報

陵因江淮蜀漢閩廣之資以圖恢復不報。是夕帝發鎮江。越四日。次平江。命朱勝非節制平江。秀州軍馬張浚副之。又命勝非兼御營副使。留王淵守平江。又二日。次崇德。時呂頤浩從行。即拜同僉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以兵二千還屯京口。又命張浚以兵八十守吳江。用朱勝非計。詔錄用張邦昌親屬。遣閣門祇候劉俊民使金軍。仍命俊民持邦昌貽金人約和書藁以行。壬戌。帝駐蹕杭州。即州治為行宮。下詔罪已求言。赦死罪以下。放還士大夫被竄

用朱勝非計  
錄用張邦昌  
親屬

帝駐杭州下  
赦詔獨不赦  
李綱

馬擴上書言  
四誤六失

斥者。惟李綱不赦。更不放還。蓋用黃潛善計。罪綱以謝金也。和州防禦使馬擴應詔上書。言前日之事。其誤有四。其失有六。今願陛下西幸巴蜀。用陝右之兵。留重臣使行江南。撫淮甸。破金賊之計。回天下之心。是為上策。都守武昌。襟帶荆湖。控引川廣。招集義兵。屯布上流。扼據形勢。密約河南諸路豪傑。許以得地世守。是為中策。駐蹕金陵。備禦江口。通達漕運。精習水軍。厚激將士。以幸一勝。觀敵事勢。預備遷徙。是為下策。若倚長江為可恃。幸金賊之不來。猶豫遷延。

張徵論罷潛  
善伯彥

候至秋終。金賊再舉。驅虜舟楫。江淮千里。數道並進。方當此時。然後又悔。是謂無策。擴累數千言。皆中事機。戊辰。金人焚揚州而去。呂頤浩遣陳彥渡江。襲金餘兵。復揚州。己巳。黃潛善汪伯彥罷。中丞張徵論二人大罪二十。致陛下蒙塵。天下怨懟。乞加罪斥。乃罷潛善知江寧府。伯彥知洪州。潛善猥持國柄。嫉害忠良。逐李綱。沮宗澤。臺諫內侍言者。隨陷以奇禍。中外爲之切齒。而帝不悟。夏四月丁卯。帝發杭州。留鄭穀衛太后。五月戊寅。帝次常州。辛巳。帝

次鎮江。乙酉。帝至江寧府。改府名建康。六月戊午。命江淮引塘灤開畝澮以阻金兵。庚申。皇太后至建康府。乙亥。諭中外以迫近防秋。請太后率宗室迎奉神主如江表。百司庶府。非軍旅之事者。並令從行。朕與輔臣宿將。備禦寇敵。士民家屬南遷者。有司毋禁。八月己未。太后發建康。帝聞金兵迫。求可使緩師者。乃遣京東轉運判官杜時亮及修武郎宋汝爲使金軍。以請和。致書於粘沒喝曰。古之有國。家而迫於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人。

帝遣使求和  
于粘沒喝

胡寅進七策  
呂頤浩惡而  
罷之

以奔則無地。所以認認然。惟冀閣下之見哀而已。故前者連奉書。願削去舊號。是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而尊無二上。亦何必勞師遠涉。而後爲快哉。閏月庚寅起居郎胡寅上疏曰。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師河北。二帝旣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乃亟居尊位。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官闕。展省陵寢。偷安歲月。略無捍禦。及虜騎乘虛。匹馬南渡。一向畏縮。惟務遠逃。軍民怨恣。恐非自全之計也。因進七策。一罷和議而修戰略。二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

務。三務實效。去虛文。四大起天下之兵。以自強。五都荆襄以定根本。六選宗室之賢才。封建任使之。七存紀綱以立國體。書凡數千言。呂頤浩惡其切直。罷之。辛卯帝召諸將議駐蹕之地。張浚辛企宗請自鄂岳幸長沙。韓世忠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呂頤浩曰。金人之謀。以陛下所至爲邊面。今當且戰且避。奉陛下於萬全之地。臣願留嘗潤死守。帝曰。朕左右不可無相。乃命杜充守建康。韓世忠守鎮江。劉光世守太平池州。丁卯太后至洪州。

帝從婁炤言  
一意還臨安

西 下詔移躡浙

壬寅帝發建康將如臨安考功員外郎婁炤上疏  
言今日之計當思古人量力之言察兵家知己之計  
力可以保淮南則以淮南爲屏蔽權都建康漸圖恢  
復力未可以保淮南則因長江爲險阻權都吳會以  
養國力於是帝一意還臨安不復防淮矣 九月辛  
亥帝次平江府 冬十月癸未帝至臨安遂如越州

丁卯詔曰國家近遭金人侵逼無歲無兵朕纂承  
以來深軫念慮謂父兄在難而吾民未撫不欲使之  
陷於鋒鏑故包羞忍耻爲退避之謀冀其逞志而歸

稍得休息自南京移淮甸自淮甸移建康而會稽措  
遷之遠極於海隅卑詞厚禮使介相望以至願去尊  
稱甘心貶屈請用正朔比於藩臣遣使哀祈無不曲  
盡假使金石無情亦當少動累年卑屈卒未見從生  
民嗷嗷何時寧息今諸路之兵聚於江浙之間朕不  
憚親行據其要害如金人尚容朕爲汝兵民之主則  
朕於事大之體敢有不恭或必用兵窺我行在傾我  
宗室塗炭生靈竭取東南金帛子女則朕亦何愛一  
身不臨陣以踐前言以保群生朕已取十一月二十

五日移蹕前去浙西爲迎敵計惟我將士人民念國家涵養之恩二聖拘縻之辱憚殺戮殘焚之禍與其束手待斃曷若并計合謀同心戮力奮勵而行以存國家是日金人陷吉州又陷六安軍己巳帝發越州次錢清鎮將如浙西迎敵親征百司有至曹娥江者有至錢清鎮者侍御史趙鼎力諫以爲衆寡不敵不若爲避狄之計庚午遂復召百司回越州十二月丙子帝至明州壬午定議航海避兵庚子帝移溫台

議航海避兵

越州

四年春正月甲辰朔帝舟居於海三月帝發溫州夏四月癸未帝還越州初金人退帝自溫將西還召群臣議駐蹕之所呂頤浩曰將來宜駐浙右徐圖入蜀范宗尹曰若便入蜀恐兩失之據江表而圖關陝則兩得之帝曰善至是遂駐越尋升越州爲紹興府八月隆祐太后至越州十一月壬子日南至帝率百官遙拜二帝自渡江至是始有此禮其後正旦亦然

紹興元年春正月己亥朔帝在越州夏四月隆祐

太后崩。九月辛亥合祭天地於明堂。太祖太宗並配。時初駐會稽而渡江。舊樂復皆燬散。太常奏禮望祭禮。

從呂頤請如臨安

二年春正月丙午帝自紹興如臨安。從呂頤浩之請也。

三年春正月丁巳朔帝在臨安。

四年春正月辛亥朔帝在臨安。九月辛酉合祭天

合祭天地於明堂

地於明堂。用國子丞王普議正樂舞。先是帝嘗以時難備物禮有從宜。敕戒有司。參酌損益。務崇簡儉。仍

帝至平江

權依元年例。令登歌通作官架。其押樂舉麾官及樂工器服等。蠲省甚多。既而國步漸安。始以保境息民爲務。而禮樂之事寢以興矣。冬十月帝以劉豫入寇。詔親征。戊戌發臨安。壬寅次於平江。

帝還臨安

五年春正月乙巳朔帝在平江府。二月壬午帝還臨安。己丑建太廟於臨安。時太廟神主寓温州。歲時委守臣薦享。司封郎中林待聘言神主禮宜在都。今新邑未奠。請考古師行載主之義。遷之行闕。以彰聖孝。於是始就臨安建太廟。遣太常少卿迎神主奉

建太廟于臨安張致遠張紉言失與復大計

從張浚言建  
行營于建康

安帝行欵謁禮侍御史張致遠言創建太廟甚失與  
復大計殿中侍御史張絢亦言去年建明堂今年立  
太廟是將以臨安爲久居之地不復有意中原不報  
六年七月建行營於建康府時張浚奏東南形勝莫  
重於建康實爲中興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北望中原  
常懷憤惕不敢暇逸而臨安僻在一隅內則易生玩  
肆外則不足以號召遠近繫中原之心請臨建康撫  
三軍以圖恢復帝從之詔以秦檜爲行營留守孟庾  
副之九月丙寅帝發臨安以劉豫將入寇故也

詔移蹕建康

車駕將幸平  
江李綱奏不  
宜輕動

癸酉帝次於平江

七年春正月癸亥朔帝在平江詔移蹕建康

八年春正月戊子朔帝在建康車駕將幸平江李綱  
以爲平江去建康不遠徒有退避之名不宜輕動且  
奏曰臣聞自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作士  
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是以楚  
漢相距於滎陽成臯間高祖雖屢敗不退尺寸之地  
旣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變曹操袁紹戰於  
官渡操雖兵弱糧乏荀彧止其退避旣焚紹輜重紹

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是觀之。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果出此謀。六飛回馭。之後。人情動搖。莫有固志。士氣銷縮。莫有鬪心。我退彼進。使敵馬南渡。得一邑。則守一邑。得一州。則守一州。得一路。則守一路。亂臣賊子。黠吏奸氓。從而附之。虎踞鴟張。雖欲如前日。返駕還轅。復立朝廷於荆棘瓦礫之中。不可得也。借使敵騎衝突。不得已而權宜避之。猶爲有說。今疆場未有驚急之報。兵將初無不利之失。朝廷正可懲往事。修軍政。審號令。明賞罰。益務

帝還臨安張  
守諫不聽

固守。而遽爲此擾擾。棄前功。蹈後患。以自趨於禍敗。豈不重可惜哉。戊戌帝議還臨安。張守言建康自六朝爲帝王都。氣象雄偉。且據都會。以經理中原。依險阻。以捍禦強敵。陛下席未及暖。今又巡幸。百司六軍。有勤動之苦。民力邦用。有煩費之憂。願少安於此。以繫中原民心。癸亥帝發建康。戊寅帝至臨安。自是始定都矣。

張溥曰。高宗構之南渡。法晉元也。然瑯琊建號。適遘五胡。長安旣陷。中原分割。擇地建康。誠非

得○已○靖○康○初○年○金○劫○二○帝○卽○捲○旆○北○還○大○宋○土  
地○棄○而○不○有○趙○氏○子○孫○可○自○取○之○反○奔○走○東○南  
拱○手○讓○虜○何○無○策○也○金○陵○天○險○孫○吳○舊○都○東○晉  
建○邦○王○氣○方○盛○陶○侃○擁○三○州○之○旅○而○郢○外○安○王  
導○爲○分○陝○之○計○而○江○東○立○史○書○美○焉○錢○塘○當○三  
吳○一○隅○錢○鏐○襲○王○不○能○獨○立○嘗○朝○北○方○陳○亮○以  
爲○地○下○西○湖○其○城○可○灌○而○苟○且○圖○存○謬○云○建○鼎  
非○所○以○樹○不○拔○表○四○方○也○構○初○在○道○宗○澤○勸○其  
決○趨○應○天○遂○卽○大○位○旣○而○張○邦○昌○入○朝○汴○京○虛

席○澤○累○表○請○還○帝○不○省○而○反○幸○揚○州○忠○臣○望○君  
欲○其○自○南○而○北○暗○君○自○棄○反○自○北○而○南○恟○鑿○甚  
矣○天○子○東○走○中○原○盡○失○不○得○已○而○如○鎮○江○如○平  
江○如○越○州○如○明○州○如○溫○台○航○海○避○兵○感○感○靡○騁  
迺○擇○臨○安○而○止○曰○此○固○中○道○我○所○宅○也○抑○思○帝  
果○還○汴○兩○河○股○肱○陳○師○鞠○旅○顧○眎○興○復○卽○建○康  
襄○鄧○尚○屬○下○流○何○有○於○錢○塘○之○偏○方○霸○國○之○餘  
氣○哉○構○惟○都○杭○而○後○以○京○洛○委○金○金○惟○徙○汴○而  
後○以○西○北○委○元○元○起○漠○北○一○舉○取○燕○遼○再○舉○取

河朔。又再舉滅西夏。因而掇秦雍。傾汴蔡。穿巴蜀。繞大理。始專攻宋。陷襄陽。破江淮。入臨安。而混一遂成。李綱宗澤揣摩形勢。當日若豫見之。而構貪小安。愚懷坐削。質本豚犢。責以龍虎。宜弗任也。咸淳德祐之禍。事雖發於理宗。其實成於趙構。構且有亡宋之罪惡。敢與瑯琊王睿並齒中興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三 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四

明 北海馮 清原編

高安陳邦瞻纂輯

太倉張 溥論正

金人渡江南侵

高宗建炎三年六月金兀朮請大起燕雲河朔兵南侵。金主吳乞買從之。是月遂陷磁州。九月諜報金人治舟師。將由海道窺浙。遣韓世忠控守圖山福山。冬十月金兀朮分兵南寇。一自滁和入江東。一自

趙令歲死義

劉光世置酒

高會金兵渡

江三日而不知

斬黃入江西遂取壽春掠光州復陷黃州守臣趙令

歲死之令歲燕懿王玄孫也金人陷江州時劉光

世在江州日置酒高會金兵渡江凡三日尚未之知

及薄城下遂引兵遁趨南康知江州韓相棄城走金

人入城殺掠遂由大冶趨洪州十一月乙巳朔金

人犯廬州守臣李會以城降戊申金兀術犯和州

守臣李儁以城降巳酉兀術陷無為軍守臣李知

幾棄城走丁巳金人陷臨江戊午陷臨江撫袁

二州守臣俱降庚申金人陷真州壬戌金人陷

溧水縣尉潘振死之癸亥金人陷太平州甲子

杜充遣統制陳淬等及八戰於馬家渡王瓌先遁

淬獨與戰死之金兵至廬陵太守楊淵棄城走時

胡銓為舉子居薊城團結丁壯以保廬井乃自領民

兵入城固守卒完其城辛未兀術渡江入建康杜

充叛降金時江浙倚重於充充日事誅殺且無制敵

之方及兀術與李成合兵攻烏江充閉門不出統制

岳飛泣諫請視師充不從兀術遂乘充無備由馬家

渡渡江陷太平長驅至建康充渡江遁真州諸將怨

胡銓固守廬陵

岳飛泣請杜  
充視師不從  
兀術遂招降  
充楊邦又不  
屈而死

呂頤浩進航  
海之策

充嚴刻欲乘其敗害之充聞不敢入營居長蘆寺兀  
術遣人說之曰若降當封以中原如張邦昌故事充  
遂還建康與守臣陳邦之戶部尚書李稅率官屬迎  
金師拜兀術於馬首通判楊邦乂獨不肯屈膝以血  
大書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爲他邦臣兀術使人誘  
以官終不屈大罵求死遂殺之事聞贈直秘閣謚忠  
襄 癸酉帝聞杜充敗謂呂頤浩曰事迫矣若何頤  
浩遂進航海之策其言曰敵兵多騎必不能乘州襲  
我江浙地熱必不久留俟其退去復還二浙彼出我

趙立勤王力  
却金兵

入彼入我出此兵家之奇也帝然之遂如明州 甲  
戌韓世忠自鎮江退守江陰是月知徐州趙立聞詔  
諸路以兵勤王乃將兵三萬趨行在金人邀立於淮  
陰立麾下勸立不如還保徐州立奮怒嚼其齒曰回  
顧者斬於是率衆徑進與金人遇轉戰四十里至楚  
州城下立中箭貫兩頰口不能言以手指麾諸軍憇  
歇定方拔箭出之議者謂自燕山之役南兵未有如  
此之鏖戰者 十二月丙子帝至明州 辛巳金人  
攻常州守臣周杞遣赤心隊官劉晏擊之迎岳飛移

飛邀擊兀木  
廣德六戰常  
州四戰皆捷

兀木犯臨安  
笑南朝無備

康允之棄城  
朱蹕死義

帝次定海令  
郎官以下多  
從衛

李鄴降金唐  
琦欲殺琶八  
不中被執而  
死

屯宜興盜郭吉聞飛來遁入湖飛遣王貴等追破之  
盡降其衆時兀木將趨杭州遂進攻廣德軍飛聞之  
邀擊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駐軍鐘村  
將士無糧忍饑不敢擾民會金復遣兵攻常州飛復  
追至四戰皆捷於是廣德無援金人殺守臣張烈  
乙酉兀木自廣德過獨松關見無戍者謂其下曰南  
朝若以羸兵數百守此吾豈能遽度哉遂犯臨安守  
臣康允之棄城走錢塘縣令朱蹕率弓手士軍前路  
拒戰兩中流矢猶奮勇而進力竭死之兀木聞帝

在明州遣阿里蒲盧渾帥精騎渡浙來追已丑帝乘  
樓船次定海縣留范宗尹趙鼎於明州以待金使又  
謂張俊曰若能扞敵成功當加王爵呂頤浩奏令從  
官以下各從便去帝曰士大夫當知義理豈可不扈  
從若然則朕所至乃同寇盜耳於是郎官以下多從  
衛 癸巳帝舟次昌國縣 戊戌金人犯越州安撫

使李鄴以城降金人琶八守之衛士唐琦袖石伏道  
旁伺其出擊之不中被執琶八詰之琦曰欲碎爾首  
我即死為趙氏鬼耳琶八曰使人如此趙氏豈至是

宋史紀事本末 卷之十四  
哉。又問李鄴爲帥尚以城降汝何人敢爾。琦曰：鄴爲臣不忠，恨不得手刃之。尚言及斯人耶？仍顧鄴曰：我月給石米，不肯悖其主。汝享國厚恩，乃至此，豈人類哉？詆罵不少屈。琶八趣殺之，至死不絕口。

四年春正月乙巳，金人犯明州。張俊及守臣劉洪道擊却之。庚戌，金人再犯明州。張俊引兵遁去。已

未，金人陷明州。夜大雨震電，乘勝破定海、昌國。以舟師來襲御舟，追三百餘里，弗及。提領海舟張公裕引大舶擊却之。金人引還。辛酉，帝發章安。甲子，泊温州。

張公裕擊却金人

兀朮引兵北還

港口。時金人旣破江西諸郡，乃引兵犯湖南，遂陷潭州。將吏王暎、劉玠、趙聿之戰死。向子諲率兵奪門而出，金兵遂大掠，屠其城而去。丙子，金兀朮引兵北還。至臨安，縱火焚掠，以輜重不能遵陸，取道秀州而北。庚寅，帝次溫州。時諸將無功，翰林學士汪藻上言：敵人之來，諸將擁兵相望，曾不能爲陛下施矢鏃之勞。獨張俊守明州，僅能少抗。若更堅守數日，待虜再來，乘其機會，極力分戰，虜若失利，終身懲創，不敢復南。柰何敵未退數里間，遽狼狽引去，方其行也。

汪藻劾張俊請斬王瓌

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以爲虜。性强愎。不嬰其鋒。猶懼屠戮。况以致怨而去。不增兵益戍。反旋軍空城。以挑之。是前日之小捷。乃莫大之禍也。未幾。果殘明州。無噍類。是殺明州一城生靈。而陛下再有館頭之行者。張使使之也。臣復痛念自秋以來。陛下爲宗社大計。懼敵人之侵逼。宵旰勞焦。未嘗頃刻少安。以建康京口九江皆要害之地。當宿重兵。故以杜充守建康。韓世忠守京口。劉光世守九江。而以王瓌隸杜充。其措置非不盡善也。若虜騎渡江。充世忠瓌并力扼其前。

光世掩其後。可使奔北之不暇。而世忠八九月間。已掃鎮江所儲之資。盡裝海舶。焚其城郭。爲逃遁之計。及杜充危急。王瓌劉光世亦偃然坐視。不出一兵。竟至陷沒。臣竊觀今日諸將。在古法當誅。然不可盡誅也。惟王瓌本隸杜充。充敗於前。而瓌不救。此不可赦。當先斬瓌。以令天下。其他以次重行貶降。使以功贖過。庶幾國威少振。敵人知忌。不報。辛卯。金人陷秀州。金遊騎至平江。周望奔太湖。守臣湯東野棄城遁。兀朮入城。縱火焚掠。死者五十萬人。三月壬子。

金人入常州守臣周祀棄城走 丁巳金人至鎮江

初韓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

口欲俟兀术師還擊之及兀术由秀州趨平江世忠

事不就遂移師鎮江以待之先以八千人屯焦山寺

兀术欲濟之乃遣使通問且約戰期世忠許之因謂

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

覘我虛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岸側戒之曰聞

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以合擊之及敵至

果有五騎趨廟廟兵先鼓而出獲其兩騎其三騎振

韓世忠力戰  
山中擒龍虎  
兀术兀术擊  
鶴河趨建  
岳飛復大  
之乃引還  
人獻破舟  
策遂得脫

策以馳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而免詰諸獲者則

兀术也既而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力戰妻梁氏

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俘獲甚衆擒兀术之壻龍虎

大王兀术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復益以

名馬又不許遂自鎮江泝流西上兀术循南岸世忠

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艨艟大艦出金師前後數里

擊拆之聲達旦將至黃天蕩兀术窘甚或曰老鶴河

故道今雖湮塞若鑿之可通秦淮兀术從之一夕渠

成凡五十里遂趨建康岳飛設伏牛頭山待之夜令

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自相攻擊。兀朮次龍灣，飛以騎兵三百、步兵三千，邀擊于新城，大破之。兀朮奔竄，會撻懶自濰州遣孛董太一引兵來援。兀朮乃復引還，欲北渡。世忠與之相持於黃天蕩。太一軍江北，兀朮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縷貫大絢，授健者，明日敵舟謀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縷一縷，則曳一舟沉之。兀朮窮蹙，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又數日，求再會而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

兀朮亟馳去，見海舟乘風使篷，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乃募人勝破舟之策。於是閩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權槳，俟風息，則出海舟，無風不能動也。且以火箭射其篷，蓬則不攻自破矣。兀朮然之，刑白馬以祭天。及天霽，風止，兀朮以小舟出江。世忠絕流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兀朮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煙焰蔽天。師遂大潰，焚溺死者不可獻數。世忠僅以身免，奔還鎮江。兀朮遂濟江，屯於六合縣，是役也。世忠以八

牛臯敗兀朮  
趙立破撻懶

金人攻楚州  
張俊光世皆  
不救趙立遂  
死

千人拒兀朮十萬之衆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夏四月金人犯江西者聞兀朮北還亦自荆門引去統制牛臯潛軍邀擊敗之于寶豐之宋村。金撻懶圍楚州急趙立命撤廢屋城下然火池壯士持長矛以待金人登城鉤取投火中金人選死士突入又搏殺之乃稍引退至是兀朮將北歸以輜重假道于楚立斬其使兀朮怒乃設南北兩屯絕楚餉道。九月金人攻楚州趙立遣人告急朝廷欲遣張俊救之俊辭不行乃命劉光世督淮南諸

鎮救楚海州李彥光首以兵至淮河扼不得進光世諸將王德、酈、瓊多不用命惟岳飛僅能為援而衆寡不敵帝覽立奏以書趣光世會者五光世迄不行金人知外援絕進攻東城立登磴道以觀飛礮中其首左右馳救之立曰我終不能為國殄賊矣言訖而絕金人疑立詐死不敢動越旬餘城始陷岳飛亦自秦州引還。

張溥曰高宗構之棄汴京建康而都臨安也利與敵遠苟幸偏安乃金人日夜感之越明溫台

之間奔走不給。大海遇敵，幾覆膠舟。周平晉元，不若是顛沛也。爲帝策者曰：駐驛之地，勁虜萃焉。且戰且避，急而航海，可以濟難。若然，帝幸汴，則汴病，幸蜀，則蜀病，幸金陵，則金陵病，幸武昌，長沙，則武昌病，長沙病，六合雖廣，一身莫容。帝遂無死所乎？及觀建炎間，韓世忠江中之戰，岳飛廣德新城之捷，兀術狼戾，不敢窺江，益痛構謀，不臧自貽伊戚也。李綱罷而黃潛善汪伯彥相，則帝無腹心。宗澤卒而杜充用，則帝無股肱人。

未有腹心股肱，旣潰而四體保無僵仆者也。劉豫專任濟南而叛附，撻懶苗傅劉正彥統制扈從而稱亂行宮，杜充總閩江浙而迎降，兀術二三王臣盡起反戈，時帝所錮者李綱所殺者陳東，歐陽澈所錄用者張邦昌親屬也。天下皆知帝獎逆賊而惡忠義，其誰不亂？金人乘銳邀敝，欲生縛兩宮，知天子在臨安，則有滁和入江東之師，知隆祐太后在洪州，則有蘄黃入江西之師，連歲流離四京盡沒，構卽卑詞祈請，奉朔稱。

臣無如粘沒罕劉豫諸賊不肯爲夫差之赦句  
踐楚莊之哀鄭伯何也劉光世道遙棄師清人  
所刺使當時將帥盡與等夷構欲自比大金龜  
茲不可得矣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四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五

明 北海馮 琦原編

高安陳邦瞻纂輯

太倉張 溥論正

苗劉之變

建炎三年三月庚辰以朱勝非爲尚書右僕射兼中  
書侍郎張浚駐平江辛巳葉夢得罷以王淵同僉書  
樞密院事呂頤浩爲江東安撫制置使先是帝渡江  
劉光世見帝泣曰王淵專管江上海船每言緩急不

王淵失諸將  
心

候今臣所部數萬騎二千餘不能濟淵忿其言斬江北都巡檢使皇甫佐以自解朱勝非馳見淵督之淵始經畫已無所及遂失諸將心至是僉樞制下諸將口語籍籍壬午詔王淵免進呈書押扈從統制苗傅自負世將以王淵驟得君遷顯職心忿不平劉正彥以招降劇盜功大賞薄懷怨二人因相結時內侍康履藍珪恃恩用事履尤妄作威福凌忽諸將諸將嫉之會內侍臨浙觀潮供帳遮道傅等怒曰汝輩使天子顛沛至此猶敢爾耶中大夫王世修亦嫉內侍

苗傅劉正彥  
等作亂殺王  
淵康履逼帝  
禪位於皇子

恣橫言於正彥正彥曰會當共除之及王淵入樞府傅等疑其由內侍以進遂與世修謀先斬淵然後殺宦者議既定明日癸未值劉光世進殿前都指揮使百官入聽宣制傅正彥令世修伏兵城北橋下俟淵退朝卽猝下馬誣以結宦者謀反正彥手斬淵卽與傅擁兵至行宮門外梟淵首于行闕分捕內侍百餘皆殺之履馳入宮白帝帝大驚朱勝非急趨樓上詰傅等擅殺之故中軍統制吳湛排門引傅黨入內奏曰傅等不負國家正爲天下除害耳知杭州康允之

見事急請帝御樓撫諭之日將午帝登樓苗傅等望見黃蓋猶山呼而拜帝憑欄呼傅等問故傅厲聲對曰陛下信任中官賞罰不公軍士有功者不賞內侍所王者得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賊不戰守先渡江因交康履乃除樞密臣自陛下卽位以來功多賞薄臣已將王淵斬首中官在外者皆誅訖更乞康履曾擇誅之以謝三軍帝曰潛善伯彥已降黜履擇當重與降責卿等可歸營傅曰天下生靈無辜肝腦塗地止緣中官擅權若不斬履擇

臣不還營帝猶未許逾時傅兵不退帝不得已命湛執履與之傅卽於樓下腰斬履鬻其肉梟首與淵首相望帝遂以傅爲慶遠軍承宣御營使都統制正彥渭州觀察使副都統制諭傅等歸營傅等進曰陛下不當卽大位將來淵聖皇帝來歸未知何以處之帝命朱勝非縋樓下委曲諭之傅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及遣人使金議和帝許之卽下詔請隆祐太后垂簾傅等聞詔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况道君皇帝已有故事勝非還白帝帝曰朕當退避但須太后手詔

也。乃遣顏岐入內請太后御樓。太后至，帝立楹側，從官請帝坐。帝曰：「不當坐此矣。」太后因乘肩輿下樓出門。見傅等論之曰：「自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度，童貫起邊事，所以招致金人。養成今日之禍，豈關今上皇帝事？況皇帝初無失德，止爲黃潛善、汪伯彥所誤。今已竄逐，統制豈不知之？」傅等對曰：「臣等必欲太后爲天下主，奉皇子爲帝。后曰：『今強敵在前，吾以一婦人抱三歲兒決事，何以令天下？』敵國聞之，豈不轉加輕侮？」傅等不從。后顧勝非曰：「今日政須大臣。」

果決，相公何無一言勝非？還白帝曰：「傅等腹心有王鈞甫者，適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爲後圖之緒。』」帝卽坐上作詔，禪位于皇子，請太后同聽政。宣詔畢，傅等麾其軍退。於是皇子勇卽位，太后垂簾決事。是夕，帝移御顯寧寺。甲申，尊帝爲睿聖仁孝皇帝，以顯寧寺爲睿聖宮，大赦。以張澂兼中書侍郎，韓世忠爲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張俊爲秦鳳副總管，分其衆隸諸軍。丁亥，分竄內侍藍珪、曾擇等于嶺南諸州。傅追還殺之。戊子，以王孝迪爲中書

傅追殺藍珪  
曾擇等

傅等欲挾帝  
幸徽越朱勝  
非諭止之

侍郎盧益爲尚書左丞加傅爲武當軍節度使正彥  
爲武成軍節度使以吳湛主管步軍司王孝迪盧益  
爲大金國信使朱勝非奏母后垂簾須二人同對此  
承平故事今日事機須密奏者乞許臣僚獨對而日  
引傅黨二人上殿以弭其疑太后語帝曰賴相此人  
若汪黃在位事已狼籍矣傅等欲挾帝幸徽越勝非  
論之以禍福乃止 已丑改元明受赦書至平江張  
浚命守臣湯東野秘不宣既而得苗傅等所傳檄浚  
慟哭召東野及提刑趙哲謀起兵討之時傅令張俊

張浚呂頤浩  
等起兵討賊

以三百人赴秦鳳而以餘兵屬他將俊知其僞拒不  
受軍士洶洶俊諭之曰當詣張侍郎決之卽引所部  
八千人至平江浚見俊語故相持而泣且諭俊以決  
策起兵問罪俊泣拜曰此須侍郎濟以機術毋驚動  
乘輿也赦至江寧呂頤浩曰是必有兵變其子抗曰  
至○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日○望○拯○救○其○肯○遽○遜  
位○于○幼○冲○乎○灼○知○兵○變○無○疑○也○卽○遣○人○寓○書○于○浚○會  
諫○議○大○夫○張○毅○所○親○謝○嚮○變○姓○名○微○服○爲○賈○人○徒○步  
如○平○江○見○浚○等○具○言○城○中○事○以○爲○嚴○設○兵○備○大○張○聲

勢持重。緩進使賊自遁。無驚動三宮。此上策也。浚以頤浩有威望。能斷大事。乃答書約共起兵。且告劉光世于鎮江。令以兵來會。頤浩得書。因上書請睿聖復辟。癸巳。張浚命節制司參議官辛道宗措置海船。又念傅等居中。欲得辯士往說之。遣布衣馮轡持書說傅正彥。轡至杭。浚命張俊分兵扼吳江。上疏請睿聖復辟。苗傅等謀除浚。禮部尚書命將所部詣行在。浚以大兵未集。未敢誦言討賊。乃託云。張俊驟回人情。震驚不可不少留。以撫其軍。甲午。呂頤浩率勤

浚上疏請復辟

王兵萬人發江寧。乙未。劉光世部兵會呂頤浩于

丹陽。丙申。韓世忠自鹽城收散卒。由海道將赴行

在。至常熟。張俊聞之。曰。世忠來。事濟矣。因白浚。以書

招之。世忠得書。以酒酌地。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至

平江。見浚。慟哭曰。今日之事。世忠願與張俊任之。公

無憂也。浚因大犒俊世忠將士。眾皆感憤。於是令世

忠帥兵赴闕。戒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恐有他變。

宜趨秀州。據糧道。以俟大軍之至。世忠發平江。至秀

州。稱病不行。而大修戰具。傅等聞之。始懼。欲拘世忠

韓世忠進計  
傅等欲拘其  
妻子朱勝非  
給出之

妻子以爲質。朱勝非給傳曰：不若遣之。使迓世忠而慰撫之。則平江諸人益安矣。傳從之。乃白太后封世忠妻梁氏爲安國夫人。俾迓世忠。梁氏疾驅出城。一日夜會世忠于秀州。勝非喜曰：二兒真無能爲也。張洵復遣馮轡往杭。因報書于正彥曰：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闕。廢立之事。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今建炎皇帝不聞失德。一旦遜位。豈所宜聞。傳等得書而恐。辛丑苗傅等以韓世忠爲定國軍節度使。張俊爲武寧軍節度

使。知鳳翔府。而誣張浚欲謀危社稷。謫黃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俊等皆不受。傳遣苗瑀馬柔吉將重兵扼臨平。拒勤王兵。壬寅呂頤浩將至平江。張浚乘輕舟迓之。咨以大計。頤浩曰：曩諫開邊。幾死宦臣之手。承乏漕輓。幾陷腥羶之域。今事不諧。不過赤族爲社稷死。豈不快乎。浚壯其言。旣而劉光世兵亦至。癸卯呂頤浩張浚傳檄中外。聲苗傅劉正彥之罪。以韓世忠爲前軍。張俊翼之。劉光世爲遊擊。頤浩浚總中軍。光世分兵殿後。討之。乙巳太后降旨。睿聖皇

傳等懼勤王  
兵勝非勸其  
復帝位

帝處分兵馬重事。丙午以張浚同知樞密院事，李  
邴、鄭穀並同僉書院事，張浚、呂頤浩發平江。丁未次  
吳江，上疏乞建炎皇帝還卽位。傳正彥等聞之，憂恐  
不知所爲。朱勝非謂之曰：勤王之師未進者，使是間  
自反正耳。不然，下詔率百官六軍請帝還宮，公等置  
身何地乎？卽召李邴、張守作百官章及太后手詔，賜  
傳正彥鐵券。傳等遂率百官朝于睿聖宮，帝慰勞之。  
傳正彥以手加額曰：聖天子度量如是也。傳黨張達  
曰：趙氏安，苗氏危矣。夏四月，太后下詔還政，帝復位。

與太后御前殿垂簾，詔尊太后爲隆祐皇太后。已酉，  
以苗傅爲淮西制置使，劉正彥副之。庚戌，復紀年，建  
炎。張浚知樞密院事，苗傅、劉正彥並檢校少保。呂  
頤浩、張浚軍次秀州，頤浩諭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賊  
猶握兵居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翟義、徐敬  
業可監也。進次臨平，苗翊、馬柔吉負山阻爲陣，中流  
植鹿角以梗行舟。韓世忠舍舟力戰，張俊、劉光世繼  
之。翊衆少却，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  
當以死報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於是士卒爭用命。

世忠卽勤王  
兵入北關傳  
等夜遁遂斬  
王世修吳湛

翊引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翊  
衆辟易矢不及發遂敗走勤王兵入北關傳正彥急  
趣都堂取鐵券擁精兵二千遂開湧金門夜遁犯富  
陽新城將南趨閩中統制王德喬仲福追之辛亥皇  
太后徹簾頤浩浚等入城世忠手執王世修以屬吏  
浚等見帝伏地涕泣待罪帝慰勞再三謂浚曰曩在  
睿聖兩宮隔絕一日啜羹忽聞貶卿不覺覆手念卿  
被謫此事誰任解所服玉帶賜之帝握世忠手慟哭  
曰中軍統制吳湛佐逆爲最尚留朕肘腋能先誅乎

勝非等罷

世忠卽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與王世修俱斬于  
市逆黨王元左言馬瑗范仲熊時希孟皆貶 癸丑  
右相朱勝非及執政顏岐王孝迪張澂路允迪盧益  
罷初朱勝非見帝曰臣昔遇變義當卽死偷生至此  
欲圖今日之事耳因乞罷政帝問誰可代者對曰呂  
頤浩張浚帝問孰優對曰頤浩練事而暴浚喜事而  
疎帝曰浚大年少對曰臣向被召軍旅錢穀悉付浚  
此舉浚實主之中丞張守論勝非不能預防致賊猖  
獗宜罷之不報至是與顏岐等俱罷初張浚在秀州

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刃立燭後，浚知爲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傅、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浚曰：「若是則取吾首以去可也。」曰：「我亦知書，寧肯爲賊用？況公忠義如此，豈忍害公？」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爾。」浚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俛而不答。攝衣躍而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日，浚命取死囚，斬之。日夜來獲姦細，浚後嘗於河北物色之，不可得。以呂頤

浩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李邴爲尚書右丞，鄭穀僉書樞密院事。甲寅，以劉光世爲御營副使，韓世忠、張浚爲御前左右軍都統制。凡勤王僚屬將佐，各進官有差。五月，韓世忠言苗傅、劉正彥擁精兵距甌閩甚邇，儻成巢穴，卒未可滅。帝詔世忠與劉光世追討之。世忠自衢信進至浦城，之魚梁驛與賊遇。世忠步走，挺戈而前，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遂擒正彥及傅弟翊，王德亦執。苗瑀斬馬柔吉，傅亡入建陽縣人詹剽執之，獻于世忠。悉械送行在。帝手

世忠等追擒  
傅彥正等斬

之行在

太子勇卒

范瓊逆驚張  
浚劉子羽擒  
誅之

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秋七月辛巳苗傅劉正彥伏誅。甲申詔以苗劉之變當軸大臣不能身衛社稷朱勝非顏岐並落職張澂衡州居住。丁亥皇太子勇卒太子從幸建康屬疾宮人蹴地上金鑪有聲驚悸疾轉劇遂不起。初張浚以勇嘗竊帝位議去之至是竟連其保母置死。壬辰范瓊伏誅。初汴京破二帝及宗室北遷多瓊之謀。又乘時剽掠左右張邦昌爲之從衛。至是自洪州入朝悖慢無禮且乞貸苗劉等死。帝畏其威以爲御營司提舉一行事務。

張浚將赴川陝與樞密檢詳文字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浚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而來。因召瓊俊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爲設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詣廡下恐瓊覺取黃紙趨前舉以麾瓊曰瓊下有敕可詣大理寺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左右擁至輿中衛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衆數瓊在圍城中附金迫二帝北狩之罪且曰誅止瓊爾汝等固天子自將之軍也衆皆投刃曰諾有旨分隸御營五軍瓊下獄具伏賜死子弟皆流嶺南。

張溥曰苗傅上黨宿將高宗構建元帥府時卽  
隸麾下劉正彥繇王淵進官用劉晏計平賊丁  
進兩人卽非大將材兵事所素習也建炎三年  
構從淵議幸杭內侍撓權淵驟貴顯傅等積不  
能平結衆作亂赤心軍起黃卷謀洩使淵先事  
知戒或免潰裂而寡備殞軀兵犯宮闕康履腰  
斬睿聖避位以沙中之小憤成廢君之大逆賊  
徒初心度未及此因變激極則挺甲晉陽爾朱  
勝非于靖康朝權守應天遇敵逃逸後議蹕南

京逢主命相特進五官其人委蛇類無奇節而  
浮沉陰陽倖不爲賊忌得以獨對太后密結燕  
人勤王旣至乘便游說帝位復安夫苗劉二兇  
勇非萬夫智無成畫臨以太兵必鳥獸竄所慮  
者騎虎交抗奸人憑危萬一殺構以絕人望國  
無長君隆祐太后雖賢抱三歲兒孤立賊中臨  
安鼎沸大事去矣勝非參擾賊鋒使無害帝遣  
梁夫人迎韓世忠而諸將鼓行率百官朝睿聖  
而乘輿反正北關師來賊乃夜遁當日羣臣協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五  
力大功有三殲渠魁者韓世忠集義兵者張浚  
呂頤浩保聖躬者朱勝非也若趙構倚任汪黃  
身同亡虜股肱無鷹揚之佐衛從皆跋扈之臣  
危如累卵猶仗中官得罪祖宗天命自絕苗劉  
樓下之言未嘗不深中主慝幽厲無道豈爲申  
戎末減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五

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六

明 北海馮 琦原編

高安陳邦瞻纂輯

太倉張 溥論正

平羣盜

高宗建炎元年秋七月命都統制王淵劉光世韓世  
忠張浚分討江淮羣盜自宣和末羣盜蜂起至是祝  
靖薛廣党忠閔僅王存之徒皆招安赴行在李綱言  
今日正當因其力而用之如銅馬綠林黃巾之比然

李綱請遣王  
淵等分討江

不移其部曲則易叛而徙之則生疑正當以術制之使由而不知乃命御營司分揀凡潰兵願歸營與良農願歸業者皆聽所發至數萬其他以新法團結分隸諸將由是無叛去者獨淮寧之杜用山東之李昱河北之丁順皆擁兵數萬而拱州之黎驛單州之魚臺皆有潰卒數千爲亂綱以招安則彼無畏憚勢難遠平乃白遣淵等分討之既而光世遣部將擊李昱斬之淵殺杜用丁順赴河北招討司自效盜自是少衰八月戊午勝捷軍拔陳通作亂於杭州執帥臣

葉夢得殺轉運判官吳昉等尋詔王淵兼領杭州制置盜賊使以討之冬十月丙戌王淵誘賊趙萬誅之十一月軍賊張遇陷池州遇本真定軍拔聚衆爲盜自淮西渡江水陸並進至是犯池州入城縱掠驅強壯以益其軍守臣滕祐棄城遁軍賊丁進圍壽春府守臣康允之拒却之十二月王淵討杭州亂卒陳通等誅之丙寅張遇犯江州辛巳丁進詣宗澤降

二年春正月東平軍拔孔彥舟聞金兵將至山東遂

王淵招降張遇

帥所部劫殺居民燒廬舍掠財物南渡淮犯黃州守臣趙令晟拒之丁未詔諭流兵潰兵之為盜賊者釋其罪辛亥王淵招降張遇以所部萬人隸韓世忠五月巳酉秀州卒徐明等作亂執守臣朱芾迎前守趙叔近復領州事詔命御營中軍張俊討之六月癸亥建州卒葉濃等作亂寇福州乙丑張俊至秀州殺趙叔近執徐明斬之甲戌葉濃陷福州秋七月甲申葉濃入寧德縣復還建州命張俊同兩浙提刑獄趙哲率兵討之八月河北京東捉殺使李

李成叛劉光世討貶之

丁進叛楊進復叛

劉正彥擊降丁進

張浚擒斬葉濃

成叛犯宿州詔江淮制置使劉光世討之光世至光州大破成衆招降二萬餘人成遁去九月丁進叛復寇淮西冬十月楊進復叛衆至數萬剽掠汝洛間翟進患之與其兄興謀擊之未果楊進遣騎數百絕洛水犯進營進乘半渡擊之追奔數十里至鳴臯山破賊四砦馬驚墜塹為賊所殺賊乘勝大敗官軍詔以興為京西北路安撫招討使劉正彥擊丁進降之十一月濱州賊蓋進陷棣州守臣姜綱之死之建州賊葉濃降復謀為變張俊擒斬之吳玠襲史

斌斬之。史斌圍興元，不克，引兵趨關中。義兵統領張宗誘斌還長安，欲徐圖之。曲端怒宗，遣玠襲斬斌，而自襲宗殺之。

三年春正月庚子，盜張用王善復叛寇淮寧，用善駐京西，連亘數州，自京西至光壽，據千里之地，兵馬接迹不斷，擄掠糧食，所至一空。二月，帝出手詔，以弭盜保民之要，訪于直學士胡交修。交修疏言：昔人謂甌有麥飯，牀有故絮，雖儀秦說之，不能使爲盜；惟其凍餒無聊，日與死迫，然後忍以其身棄之於盜賊。陛

胡交修言弭盜保民之要

下下寬大之詔，開其自新之路，禁苛刻之暴，豐其衣食之源，則悔悟者更相告語，歡呼而歸，其不變者黨與携落，亦爲吏士所捕獲，而盜可弭。盜弭則可以保民矣。沃野千里，殘爲盜區，皆吾秔稻之地，操弓矢，帶刀劍，椎牛發塚，白晝爲盜，皆吾南畝之民。陛下撫而納之，反其田里，無急征暴斂，啓其不肖之心，耕桑以時，各安其業，穀帛不可勝用，而財可豐，財豐則可以裕國矣。日者翟興連西路，董平據南楚，什伍其人，爲農爲兵，不數年，積粟充牣，雄視一方，盜賊猶能爾，况

張浚招降薛慶

郭仲威降于周望

以中興二百郡地。欲強兵以禦寇。不能爲翟興輩之所爲乎。世以爲名言。三月盜邵青掠泗州。青本五丈河舟人。去爲盜。聚兵劫楚泗州。夏四月盜薛慶據高郵。有衆數萬。張浚恐其滋蔓。請往招之。入慶壘。諭以朝廷恩意。慶感服。遂降浚。留撫其衆。秋七月山東盜郭仲威掠淮揚軍。仲威本李成之黨。成先在泗上。仲威乃引兵圍淮揚。凡四月城陷。仲威入城大掠。取強壯以充軍。冬十月郭仲威降于平江守臣周望。李成掠淮北陷泗州。殺知州耿堅。據其城。帝降

諭降孔彥舟

詔撫諭之。命成知泗州。成復陷滁州。守臣向子伋及諸官屬皆被殺。十一月淮盜劉忠初聚兵于東京。自蘄轉入湖南。遂陷舒州。通判孫知微死之。京西制置使程千秋軍襄陽。招降劇盜曹端。桑仲未幾。疑仲有異。命端圖之。端及千秋所部俱爲仲所敗。千秋棄城。自金城入蜀。仲遂據襄陽。京西列城皆爲仲有。十二月孔彥舟犯荆南。詔諭降之。以爲湖北捉殺使。四年二月金人去潭州。羣盜大起。鼎州人鍾相嘗以左道惑衆。因結集忠義。以捍賊爲名。自稱楚王。改元

孔彥舟獲鍾相  
相等誅之

天載寇澧州陷之李成入舒州三月孔彥舟獲盜鍾相及其子子昂檻送行在誅之其黨楊太復聚眾于龍陽已巳盜戚方陷廣德軍初韓世忠退保江陰潰卒戚方等遂趨鎮江劫知府胡唐老部眾以行唐老怒罵不從遇害五月以翟興等爲京湖淮南諸路鎮撫使分地處之時京東西荆湖南北淮南諸路盜賊蜂起大者數萬人據有州郡朝廷不能制范宗尹言于帝曰羣盜皆烏合之眾急之則併死力以拒官軍莫若析地以處之盜有所歸則可以漸制帝

善之乃以翟興等並爲鎮撫使分地界焉翟興河南府孟汝唐州趙立楚泗州漣水軍劉位淞濠州趙霖和州無爲軍李成舒蘄州吳翊光黃州李彥先海州淮陽軍薛慶高郵天長軍未幾又授陳規德安府復州漢陽軍解潛荆南府歸陝州荆門公安軍程昌寓鼎澧州陳求道襄陽府鄧隨郢州范之才金均房州馮長寧順昌府秦州軍翟興聽便宜從事俾立顯功許以世襲然李成薛慶輩起于羣盜翟興劉位土豪李彥先等皆潰將旣無統屬有急又不遣援故諸鎮

戚方降于張浚  
范汝爲作亂

鮮能自守。未幾求道與劉忠戰敗沒。又命孔彥舟爲辰沅靖州郭仲威爲真陽鎮撫使。六月甲申岳飛破戚方于廣德。丙戌戚方降于張浚。秋七月建州民范汝爲作亂。時方艱食。民從者甚衆。州遣兵出戰。爲所敗。賊勢滋盛。統制李捧埔之軍大潰而遁。詔福建安撫使程邁會兵進討。時汝爲已破建陽。乃移命神武副軍統制辛企宗討之。冬十月江東賊張琪犯建康府。虔州賊李郭仁及弟世雄破石城縣。鍾相王善餘黨楊祝友復作亂。十一月以王彥爲金

彥擊走桑

均房州鎮撫使。時所在盜起。加以饑饉。無所資食。惟蜀富饒。巨盜往往窺覲。桑仲旣陷均房。遂乘勢直搗金州白土關。衆號三十萬。仲彥舊部曲也。以申贖請於彥曰。仲於公無敢犯。願假道入蜀就食耳。彥遣統領閔立爲先鋒擊之。賊銳甚。立戰死。將士失色。或請避之。彥叱曰。樞相張公方有事關陝。若仲越金而至。梁洋則腹背受敵。大事去矣。敢言避者。斬。卽勒兵趨長沙平。阻水據山。設伏以待。仲見官軍少。蟻附搏戰。彥執幟一麾。士殊死鬪。仲敗走。彥休士進擊。追奔至

白磧遂復房州。

紹興元年春正月孔彥舟據武陵張用據襄漢李成據江淮湖湘十餘郡連兵數萬有席卷東南之意多造符讖幻惑中外久圍江州朝廷患之以張俊爲招討使岳飛副之李成陷江州未幾復陷筠州三月張俊聞李成將馬進在筠州以豫章介江湖之間遂急趨之旣入城喜曰我已得洪破賊決矣及進犯洪州連營西山俊歛兵若無人者居月餘進以大書牒索戰俊以細書狀報之進以俊爲怯岳飛曰賊貪

岳飛破斬馬進

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因請自爲先鋒俊大喜乃令楊沂中絕生米渡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東城進出城布陣飛設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進大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人俊與沂中復前後夾擊賊大潰進以餘卒奔南康飛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斬其將趙萬成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飛遇於樓子莊大破之追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

斬進遂復筠州。成復以十萬眾與俊夾河而營。沂中夜銜枚渡河，與俊夾攻。成大敗，俊乘勝追至江州。成勢迫，絕江而去。走蘄州，降于偽齊。已而與國軍等處羣盜皆遁。五月，劉光世使都統制王德襲揚州。

王德擒郭仲威

威

劉光世招降

邵青

擒郭仲威送行在斬之時，仲威謀據淮南以通劉豫。故也。辛亥，水軍統制邵青叛，圍太平州。劉光世招降之。張俊引兵渡江，追李成至蘄州黃梅縣，大敗之。其眾數萬皆潰，成北走降劉豫。張用復寇江西，岳飛與用俱相人，以書論之曰：吾與汝同里，欲戰則

李成走降劉豫

豫

張用降飛江淮悉平

邵青復叛王德平之

出不戰則降，用得書遂帥眾降江。淮悉平。張俊奏飛功第一，詔進飛右軍都統制，屯洪州，彈壓盜賊。六月，邵青復叛，犯江陰之福山，遣海州鎮撫使李彥進中軍統制耿進率舟師會劉光世討之。冬十月，邵青聚其黨于崇明沙，將犯江陰。劉光世令王德討之。德執旗麾兵拔柵以入，青眾大潰。翊日餘黨復索戰，謀言賊將用火牛。德笑曰：此古法也。可一不可再。命合軍持滿陣，始交萬矢齊發，牛皆返奔，賊眾殲焉。青自縛請命。德獻諸行在餘黨悉平。十二月，盜曹成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

曹成執向子  
誣

陷道州。成初陷漢陽鄂州屯攸縣。湖東安撫向子誣招之。成聽命。子誣遣兵扼衡陽。欲圖之。而援兵不至。成忿。子誣扼已。即擁眾而南。官軍悉潰。成大掠。執子誣而去。

韓世忠破斬  
范汝為欲盡  
建民李綱  
止之

二年春正月辛丑韓世忠聞范汝為入建州。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率步卒三萬。水陸並進。直抵鳳凰山。五日破之。汝為自焚死。斬其二弟岳吉。以狗擒其謀主謝嚮。施遠及裨將陸必強等五百餘人。世忠初欲盡誅建民。李綱自福州馳

分降盜崔增  
等所部兵為  
七賜名御前  
忠銳軍

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世忠乃令軍士駐城上。聽民自別。農給牛穀。商賈弛征禁。脅從者汰遣。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家為立祠。捷聞。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加。世忠因進討江西湖廣諸盜。二月庚午。以李綱為湖廣宣撫使。仍命岳飛等共討曹成。丁丑。分降盜崔增。李捧。邵青。趙延壽。李振。單德忠。徐文所部兵為七。賜名御前。忠銳軍。隸步軍司。非樞密奉旨。不許調遣。閏四月。曹成擁眾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岳飛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

岳飛破曹成  
招降者二萬

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即遁。飛追至賀州，力戰大破之。成乃自桂嶺置砦，至北藏嶺，連控隘道，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丙午，岳飛八千人登桂嶺，破曹成。成走入邵州，飛謂部將張憲、徐慶、王貴曰：成黨散去，追殺之，則脅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爲盜。今遣若等誅其酋而撫其衆，慎勿妄殺，累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慶自邵道，貴自郴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成走入邵川。五月，韓世忠招曹成降之。世忠既平范汝爲，旋

世忠招降曹成得戰士八萬

世忠大敗劉忠

師永嘉。若將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邊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因使董攸招成。成方爲岳飛所追，乃率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六月，孔彥舟叛降劉豫。彥舟暴橫不法，朝廷將以兵執之，遂以所部叛去。九月，韓世忠大敗劉忠于蕪陽。世忠自豫章移師長沙，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至，與賊對壘，奕碁張飲，堅壁不動。衆莫能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訶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

精兵二千於山下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迎戰伏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

世忠麾將士夾擊大破之忠走降劉豫十一月甲

李綱悉平湖寇

戊命李綱劉洪道程昌寓解潛會兵討湖寇綱至潭州湖南流民潰卒羣聚為盜者數萬人綱悉平之

盜王彥擊平劇

王彥守金州數立奇功以捍蜀桑仲既死劇盜王關董貴祁守忠等悉阻兵窺蜀彥皆擊平之

三年夏四月詔統制王瓌會兵討楊太時太眾日盛自號大聖天王立鍾相少子儀為太子太以下皆臣

事之太又名么蓋楚人謂年少者為么云六月已

酉岳飛自虔州班師時虔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

英韶南雄南安建昌邵武汀諸州帝專命飛平之飛

至虔固石洞賊彭友悉眾至雩都迎戰躍馬馳突飛

揮兵即馬上擒之餘黨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

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

登山賊眾亂棄山而下騎兵圍之賊呼丐命飛令勿

殺受其降因授徐慶方略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

帝以隆祐太后震驚之故密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

飛擒彭友餘黨皆降

惡而赦脅從。帝許焉。虔人感其德，繪像祠之。及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冬十月，李成寇襄鄧，李橫奔荆南，成遂陷京西六郡。

四年五月庚戌朔，以岳飛兼荆南制置使。時楊太與劉豫通，欲順流而下。李成既據襄陽，又欲自江西陸行趨浙，與太會。帝命飛爲之備。朱勝非言襄陽國之上流，不可不急取。飛亦奏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語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

飛請先取襄陽等六郡

無如飛者，遂有是除。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秋七月，飛復襄陽等六郡。先是，飛至

郢，僞齊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飛復郢州，遂趨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爲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臯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飛遂復襄陽。僞齊收成餘衆，益兵屯新野。飛與別將王

飛破李成等襄漢悉平

飛請營田圖  
恢復

萬夾擊大敗之。又使牛臯復隨州，王貴、張憲復唐鄧州。信陽軍襄漢，悉平。飛移屯德安，軍聲大振。捷聞，帝喜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如此。」飛因奏：「金兵所愛，惟子女玉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偽，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爲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甚厚。臣俟糧足，卽過江北勦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八月，王瓌遣忠銳統制崔增等討楊太于鼎江，師敗皆沒。太乘大水出兵，攻破鼎州社

木寨，守將許筌戰沒，官軍死者甚衆。於是授岳飛清遠軍節度使，代瓌討太。飛時年三十二，中興諸將建節未有如飛之年少者。

五年六月，岳飛大破楊太于洞庭。初，飛奉命討太，而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諭之。黨賊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戰，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歸湖中。」

飛年少建節

飛諭降黃佐  
使招楊欽等  
牛臯擒斬楊  
太八日而捷  
言至潭

視其可勝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州。叅政席益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黃佐襲周倫砦。殺倫。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稟王瓌令。軍以此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爾。士安出。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朝旨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都督能少。

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是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托。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旣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琮劉詵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太負固不服。方浮舟湖。

中。以輪擊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  
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  
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  
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爲筏  
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  
壞。太技窮。赴水。牛臯擒斬之。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  
神也。俱請降。衆凡二十餘萬。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  
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捷。書至潭浚。嘆曰。  
岳侯神筭也。黃誠取楊太首。挾鍾子儀。周倫。詣浚降。

飛用薛弼策  
以決勝

湖湘悉平。初。太據洞庭。恃其險。陸耕水戰。樓船十餘  
丈。官軍仰視不得近。飛謀益造大舟。薛弼爲湖南運  
判。謂飛曰。若是則未可以歲月勝矣。且彼之所長。可  
避而不可闔也。今大旱。湖水落。洪若重。購舟首。勿與  
戰。連筏斷江路。藁其上流。使彼之長坐廢。而精騎直  
擣其壘。則破壞在目前矣。飛曰。善。遂用其策。決勝於  
八日之間。先是。太自以陸攻。則入湖水。攻則登岸。嘗  
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讖云。

張溥曰。徽宗在位日久。荒樂釀亂。至宣和二年。

而方臘陷睦歙杭州。三年而宋江掠京東諸郡。魚爛鳥駭。勢幾蝸蟻。然六師張皇。清蕩立奏。禍猶未烈也。末年寇擾山東河北。數萬成羣。高宗卽位。徒黨蜂結。累歲不解。其間雖張遇降於王淵。丁進。楊進。降於宗澤。郭仲威。降於周望。戚方。降於張浚。獸聚望風。間能革面。亦數服數叛。迄無寧時。迨岳飛用而賊始殺矣。洪州之戰。馬進授首。江淮之役。張用袒迎。李成敗而襄漢平。楊么破而荆湖靖。以至走曹成。擒彭友。盡天下之

賊。莫有與飛鬪者也。或謂晉之十六國。劉石之餘。唐之藩鎮。安史之餘。宋當靖康。建炎間。金虜蹂躪中原。淪沒有大盜起。乘虛畫疆。建青社。長子孫。其誰問之。徒挺戈野集。自同狗鼠。何無能也。然永嘉之亂。匈奴左部帥劉淵結五部。據離石。紹劉而爲漢。後九年石勒以上黨武鄉羯起羣盜。據襄國而爲趙。後冉閔因石氏據鄴。爲後趙。慕容廆以棘城鮮卑起勤王。爲燕。符洪以洛陽氏有關內。爲秦。而涼以晉官。成以晉民。各有

國裂土。其後秦分二。燕分四。涼分五。凡爲戰國者一百三十六年。唐則魏博傳五世。至田弘正入朝。十年復亂。更四姓。傳十世。有州七。成德更二姓。傳五世。至王承元入朝。明年王庭湊反。傳六世。有州四。盧龍更三姓。傳五世。至劉總入朝。六月朱克融反。傳十二世。有州九。緇青傳五世而滅。有州十二。滄景傳三世。至程權入朝。十六年而李全畧有之。至其子同捷而滅。有州四。宣武傳四世而滅。有州四。彰義傳三世而滅。有州

三。澤潞傳三世而滅。有州五。其爲亂也。或據中國以自強。或借天子以自大。篡逆生於境內。而家人猶世守爵命。取於天朝。而威福仍已出共主。贅旒則遷鼎無罪。羈縻勿絕。則九伐不加。盜賊帝王各因勢便。趙宋羣寇非其倫也。饑亂相煽。村塢剽發。潰兵梗卒。復因隙蹈瑕。烏合衝突。志不大于元海。衆不猛于漁陽。據城走胡。謀無先定。中國大將建鼓而出。以次掃除。卽就殄耳。劉豫一假朝命。捲土入金虜。人用之。畀地稱帝。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六  
令其南牧宋遂受倣資其勢而與以名朝廷之  
權反制於逆賊矣小盜貴恩大盜貴威強者弱  
之合者離之得其術則盜皆兵失其術則兵皆  
盜非岳飛韓世忠師貞莫仗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六

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七

明 北海馮 琦原編

高安陳邦瞻纂輯

太倉張 溥論正

金人立劉豫

高宗建炎二年春正月以劉豫知濟南府豫景州人  
為河北提刑金人南侵豫棄官奔真州張愨薦之起  
知濟南時盜起山東豫不願行請易東南一郡執政  
不許豫忿而去 十二月庚申金人陷東平府又攻

張愨薦劉豫  
知濟南府

豫殺關勝降  
于金撻懶

豫賂撻懶等  
立爲齊帝

濟南府劉豫遣子麟出戰敵縱兵圍之數重郡倅張東益兵來援却之撻懶遣人啖豫以利豫遂殺濟南驍將關勝率百姓降金百姓不從豫縋城歸于撻懶三年三月金人陷京東諸郡以劉豫知東平府金界舊河以南俾豫統之又以豫子麟知濟南府

四年九月戊申金立劉豫爲齊帝初金主聞帝如東南遣粘沒喝南伐諭之曰俟宋平當援立藩輔如張邦昌者及兀朮北還衆議折可求劉豫皆可立豫以重寶賂撻懶請立已撻懶許之乃言于粘沒喝未之

許高慶裔說之曰吾家舉兵只欲取兩河故汴京旣得則立張邦昌今河南州郡官制不易者豈非欲循邦昌故事耶元帥曷不早建議而使恩歸他人也粘沒喝從之乃遣使卽豫所部咨軍民所宜立者衆未及對豫鄉人張浹請立豫議遂定撻懶以聞於是金乃遣慶裔及知制誥韓昉備璽綬寶冊立豫爲大齊皇帝世修子禮奉金正朔置丞相以下官豫卽位都大名府以張孝純爲丞相李孝揚爲左丞張東爲右丞鄭億年爲工部侍郎李儔爲監察御史王瓊爲

京留守子麟爲提領諸路兵馬兼知濟南府弟益爲  
北京留守冊其母翟氏爲皇太后妾錢氏爲皇后改  
明年爲阜昌元年朝廷聞之凡僞仕於豫而其家屬  
之在東南者悉厚加撫卹博州判官劉長孺以書勸  
豫反正豫囚之

紹興元年六月劉豫置招討司于宿州誘宋逋逃

十二月金以陝西地畀劉豫於是中原盡屬於豫

二年夏四月庚寅劉豫徙居汴豫至汴尊其祖考爲  
帝置于宋太廟是日暴風捲旂屋瓦皆振士民大懼

金以陝西地  
畀豫  
豫徙居汴

桑仲翟興欲  
討豫皆爲下  
所殺

時河南山東陝西皆屯金軍劉麟籍鄉兵十餘萬爲  
皇太子府軍分置河南汴京淘沙官兩京塚墓發掘  
殆盡賦歛煩苛民不聊生先是襄陽鎮撫使桑仲  
上疏請正劉豫罪朝廷尋命仲兼節制應援京城軍  
馬量度事勢復豫所陷州郡仍命河南翟興荆南解  
潛金房王彥德安陳規斬黃孔彥舟盧壽王亨相爲  
應援未幾仲爲其下所殺翟興進屯伊陽山豫患之  
使人招興許以王爵興焚僞詔併戮其使豫乃陰結  
興麾下楊偉圖之偉殺興持興首降豫十二月李

李橫屢捷兀木救豫乃敗績

謝臯死義

徐文叛降豫

橫敗劉豫兵於陽石。乘勝趨汝州。偽守彭玘以城降。三年春正月庚申。李橫破潁順軍。偽守蘭和降。壬戌。敗偽兵于長葛。甲子。李橫引兵至潁昌府。偽安撫趙弼固守。橫急攻下之。弼遁。復潁昌。二月。統制李吉敗劉豫將梁進於伊陽臺。殪之。三月。劉豫聞李橫入潁昌。求援于金。金遣兀术赴之。豫亦遣將李成率兵二萬逆戰于京城西北之牟駝岡。橫敗績。復陷潁昌。夏四月。劉豫陷虢州。獲統制官謝臯。臯指腹示賊曰。此吾赤心也。自剖心以死。水軍都統制徐

文以眾叛降劉豫。文勇力過人。揮刀重五十斤。所向無前。眾呼為徐大刀。以功為淮東浙西沿海水軍都統制。諸將忌之。譖其將叛。朝廷遣兵襲之。文遂以所部海州六十艘。官軍四千餘。自明州浮海抵鹽城。降于豫。且曰。沿海無備。二浙可襲也。豫大喜。以文知萊州令。帥其眾寇通泰州。五月。朝廷遣韓肖胄。胡松年使偽齊。劉豫欲以臣禮見。肖胄無以應。松年曰。均為宋臣。遂長揖不拜。豫不能屈。因問帝意所向。松年曰。必欲復故疆耳。豫大沮。詔李橫等班師還鎮。禁

胡松年使偽齊不屈

蔡從禮請備  
豫

邊兵侵齊以與金議和也。十一月金人遣李永壽  
王翊來永壽等驕倨請還豫俘及西北士民之流寓  
者復要畫江以益豫翰林學士蔡宗禮言豫父子倚  
重金人且永壽等從豫所來畫江之請必出於豫觀  
其姦謀在窺吾境土恐既通使人情必懈弛宜戒將  
帥嚴爲之備。

關師古敗降  
賊

四年夏四月熙河路總管關師古與劉豫兵戰于左  
要嶺敗績遂降賊洮岷之地盡歸豫。九月劉豫使  
其子麟以金兵入寇先是金主晟與粘沒喝議南侵

豫遣子麟以  
金兵入寇

韓世忠進屯  
揚州

會兀朮還力言不可曰江南卑濕今士馬困憊糧儲  
未豐足恐無成功粘沒喝曰都監務偷養耳金主以  
議不合乃止至是豫聞岳飛復襄鄧懼遣乞師于金  
晟乃命訛里朶撻懶調渤海漢軍五萬以應豫謂兀  
朮知地險易使將前軍豫遣其子麟姪猊各將兵分  
道南侵騎兵自泗攻滁步兵自楚攻承州。冬十月  
丙子詔韓世忠屯揚州初金兵渡淮世忠自承州退  
保鎮江至是奉詔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爲  
遂濟師進屯揚州。時張浚在福州慮金齊必併力

趙鼎勸帝親  
征并召張浚

窺東南而朝廷已議講解因上疏極言其狀及兵至  
帝思其言會趙鼎勸帝親征帝從之喻樗謂鼎曰六  
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  
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  
可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能逆知  
也樗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德遠有重望若使宣撫  
江淮荆浙福建俾以諸道兵赴闕則其來路卽朝廷  
歸路也鼎然之入言于帝遂召浚還 戊子韓世忠  
至揚州使統制解元守承州侯金步卒親提騎兵至

大儀以當敵騎伐木爲柵自斷歸路會魏良臣使金  
過之世忠撤炊爨給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  
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卽上馬令軍中曰抵吾鞭所  
嚮於是移軍復向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  
鼓卽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前將軍聶兒孛堇問官  
軍動息具以所見對孛堇大喜卽引兵至江口距大  
儀五里別將撻不野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  
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雜出金軍亂官軍迭進  
世忠令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撻人胸下斫馬足敵被

韓世忠敗金  
人於大儀擒

捷不野等二百餘人爲中興武功第一

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捷不野等二百餘人。而世忠所遣董攸亦擊敗金人于天長之鴟口橋。己丑金人攻承州。解元遇敵于州之北門。設水軍夾河陣。一日十三戰。相拒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援。復大戰。俘獲甚多。世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蹈籍溺死者甚衆。捷聞羣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沈與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今世忠連捷。厥功不細。論者以此舉爲中興武功第一。金齊之兵日迫。羣臣

復勸帝他幸。散百司以避之。張俊曰。避將安之。惟進禦乃可耳。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帝因曰。朕爲二聖在遠。屈已請和。而彼復肆侵陵。朕當總六師臨江決戰。沈與求復力贊之。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將士必奮。成功可必。臣願效區區以圖報國。於是以孟庾爲行宮留守。命百司不預軍旅之務者。從便避兵。以張俊爲浙西江東宣撫使。王瓌爲江西沿江制置使。胡松年請江上會諸將進兵。劉光世移軍建康。後宮自溫州泛海如泉州。光世遣人

帝發臨安

詔討豫罪

張浚視師江  
上

諷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為他人任患韓世忠亦曰  
趙丞相真敢為者鼎聞之恐帝意中變乘間言陛下  
養軍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即人心渙散  
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帝遂發臨安劉錫楊存中以  
禁兵扈從次平江帝欲渡江決戰鼎曰賊遠來利在  
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且豫尚不自來陛下豈可與  
逆雛決勝負哉乃止十一月壬子下詔暴劉豫罪  
逆於六師自豫僭逆朝廷以金故至名為大齊至是  
始聲其罪以勵六師已未以張浚知樞密院視師

江上初浚以召命至見鼎執其手曰此行舉措皆合  
人心鼎笑曰喻子才之功也復命浚知樞密院事浚  
既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時撻懶兀朮擁兵十萬約  
日渡江決戰浚長驅臨江召劉光世韓世忠張俊議  
事將士見浚勇氣十倍浚既部分諸將身留鎮江以  
節制之十二月壬辰金齊合兵圍廬州守臣仇愈  
嬰城固守求援于岳飛飛遣牛阜徐慶援之阜至遙  
語金將曰牛阜在此爾輩胡為見犯眾愕然不戰而  
潰飛謂阜曰必追之去而復來無益也阜乃追擊三

牛阜解廬州  
之圍

兀朮自淮引  
還劉麟劉猷  
亦道

十餘里。金人相踐及殺死者不可勝計。金兵自淮引還，撻懶屯泗州，兀朮屯竹塾鎮，爲韓世忠所扼，以書幣約戰。世忠遣麾下王愈及兩伶人以橘茗報之。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兀朮曰：張樞密貶嶺南，何乃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兀朮色變，遂有歸意。會雨雪，餽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又聞金主晟病篤，乃夜引還。兀朮等既去，劉麟、劉猷亦棄輜重而遁。

六年春正月，韓世忠聞劉豫聚兵淮陽，卽引軍渡淮。

呼延通擒牙  
合孛董

傍符離而北，至其城下，爲賊所圍，奮戈潰圍而出，不遺一鏃。呼延通與金將牙合孛董搏戰，扼其吭而擒之。乘銳掩擊，金人敗去。遂進兵圍淮陽，賊約受圍一日，則舉一烽。至六烽具舉，兀朮與劉猷皆引兵至。世忠求援於張俊，俊以世忠有見吞意，不從。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騎二人，遂引去。世忠復還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計。夏四月，劉豫陷唐州。九月，岳飛遣將敗劉

劉豫乞師蒲  
盧虎勸立

豫兵於唐州。冬十月丁酉，劉麟、劉猷分道寇淮西。先是，劉豫聞張浚會諸將于江上，榜其罪逆，將進兵討之。告急于金，請先出師南侵而乞師救援。金主亶召諸將相議之。蒲盧虎曰：「先帝所以立豫者，欲以開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取，又不能守，兵連禍結，愈無休期。從其請勝，則豫收其利；敗則我受其弊。况前年因豫出師，嘗不利于江上矣。奈何許之？」金主遂不許豫，而遣兀朮提兵黎陽以觀釁。於是豫僉鄉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麟率中路兵，由壽春

以犯合肥；猷率東路兵，由紫荆山出渦口以犯定遠；孔彥舟率西路兵，由光州以犯六安。時張浚、劉光世、楊沂中、韓世忠、岳飛分屯諸州，而沿江上下無兵。趙鼎深以為憂，移書張浚，欲令浚與沂中同保合肥。浚以為然，乃遣沂中、張宗顏等分道禦之。且令沂中趨濠州，以與張俊合。因謂沂中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功。會邊報日急，張俊欲棄盱眙，劉光世欲舍廬州，皆張大賊勢以聞。俊以書戒二將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為哉？今

浚請令諸將  
合兵掩擊

日○之○事○有○進○戰○無○退○保○及○劉○麟○進○逼○合○肥○趙○鼎○曰○今  
賊○渡○淮○當○急○遣○張○俊○合○光○世○之○軍○盡○掃○淮○南○之○寇○然  
後○議○去○留○帝○善○之○然○慮○俊○光○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  
以○兵○東○下○而○手○劄○付○浚○令○俊○光○世○沂○中○等○還○保○江○浚  
上○言○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淮  
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  
爲○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正○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  
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何○所  
恃○乎○願○朝○廷○勿○專○制○于○中○使○諸○將○有○所○觀○望○也○帝○手

浚不計劉光  
世兵渡江

書報浚曰非卿識高慮遠何以及此由是異議乃息  
沂中兵至濠光世已舍廬州將趨采石淮西大震浚  
聞之令呂祉馳往光世軍諭之曰有一人渡江即斬  
以徇光世不得已復還廬州與沂中俊等相應劉猺  
軍至淮東爲韓世忠所阻乃引趨定遠劉麟從淮西  
繫三浮橋而渡次于濠壽之間張俊以兵拒之猺率  
衆犯定遠欲趨宣化以寇建康沂中以兵二千進禦  
與猺前鋒遇于越家坊敗之猺恐孤軍深入爲王師  
所襲乃欲趨合肥與麟合而後進至藕塘沂中復遇

楊沂中擊敗  
劉猷

之猷據山列陣矢石如雨沂中急擊之使統制吳錫  
率勁卒五十突入其軍猷衆潰亂沂中縱大軍乘之  
而自以精騎衝其脅大呼曰賊破矣賊衆錯愕駭視  
張宗顏自泗來乘背擊之張俊大軍復與戰於李家  
灣賊衆大敗橫屍滿野猷以首抵謀主李愕曰適見  
髯將軍銳不可當果楊殿前也卽與數騎遁去沂中  
躍馬叱之餘衆皆怖而降麟在順昌聞猷敗亦拔砦  
去沂中及王德乘勢追麟至南壽春而還孔彥舟亦  
解光州而去時岳飛自破曹成平楊么凡六年皆盛

夏行師以致日疾至是逾甚及一聞召命卽日起行  
未至麟敗帝語趙鼎曰劉麟敗北不足喜諸將知尊  
朝廷爲可喜賜飛劄言敵兵已去淮卿不須進發飛  
乃還軍金人聞劉豫敗來詰其狀始有廢豫之意  
七年閏十月金人襲汴執劉豫廢之初豫由粘沒喝  
高慶裔得立故奉二人特厚兀朮及諸將多憾之豫  
兵敗藕塘金人欲廢豫及粘沒喝死岳飛因遣間齎  
蠟書與豫約同誅兀朮兀朮得書大驚馳白金王於  
是廢豫之意益決會豫請立麟爲太子金主亶曰徐

粘沒喝死岳  
飛行間兀朮  
遂入汴廢豫

當咨訪河南百姓。豫雖意沮而猶日遣使乞師南侵。金乃建元帥府于太原。令豫兵悉聽節制。而以束拔爲左都監。屯太原。撻不野爲右都監。屯河間。復分戍陳蔡汝亳潁許諸郡。至是尚書省奏豫治國無狀。金主遂令撻懶兀朮僞稱南侵以襲之。將至汴。遣人召劉麟渡河議事。麟以二百騎至武城。兀朮麾騎翼而擒之。遂馳入汴。豫方射講武殿。兀朮從三騎突入東華門。下馬逼豫出見。因執其手。偕至宣德門。強乘以羸馬露刃夾之。囚于金明池。翌日集百官宣詔責豫而廢之。其詔有曰。建爾一邦。逮茲八稔。尚勤兵戍。安用國爲。乃以鐵騎數千圍宮。因遣小校巡閭巷間。宣言自今不僉爾爲軍。不取爾免行錢。爲汝敲殺親事人。請汝舊主少帝來。由是人心稍安。遂置行臺尚書省于汴。以張孝純權行臺左丞相。胡沙虎爲汴京留守。李儔副之。諸軍悉令歸農。豫求哀于二帥。撻懶謂之曰。昔趙氏少帝出京。百姓燃頂煉臂。號泣。今汝廢無一人憐者。汝何不自責也。豫語塞。與家屬徙臨潢。岳飛奏乘廢劉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

韓世忠亦上疏言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皆不報

張溥曰劉豫杜充皆進士登第爲國守臣叛降金人蒙面無忌不過欲爲張邦昌耳充至雲中粘罕薄之乃命知相州猜阻同列後爲胡景山所誣下吏炮掠豫賂撻懶立爲齊帝僭號八年金主惡其喪師令兀朮入汴囚諸金主立行廢徙二賊奄奄同墓蠻夷中未云得意也豫少無行嘗盜同舍生白金盃紗衣言者擊之徽宗亦笑其河北種田叟不足比數金師南下卽棄官避亂儀真有何殊能而張慤薦拔授以山東劇郡生其叛逆昔漢文帝與匈奴和親使宦者中行說傳翁主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也爲漢患者旣至因降單于教其桀驁侵擾無已時劉豫慮山東多盜不欲往濟南請易東南一郡執政不許豫忿曰行必爲禍旣敗金圍果殺關勝縋城納款彼先有逆志而假以罇柄是導之亂也豫降金兩年位僅牧守撻懶納其重寶言於粘罕高慶裔張浹復爲游說始冊尊

位都大名。既以叛往。又以貨取其謀。帝也。視邦昌加勞矣。紹興七年。金高慶裔誅粘罕。憂死。豫失內援。遂徙臨潢。北面虜主。子奪唯命。其何敢怨豫。初帝時。劉長孺勸反正。邢希載請通宋。誅囚不顧。金盡畀以中原。連兵入寇。盜如李成。劉忠等。敗則奔豫。將如孔彥舟。徐文等。敗則降豫。逆賊建瓴。逋逃趨壑藕塘。大敗金。始知其無能也。邦昌之僭。金人欲之。而邦昌因之。豫之僭。豫欲之。而金人因之。然金人立邦昌。則去汴。立劉

豫。又聽徙汴。汴豈金人敢有乎。亦曰中國帝都。使中國人守之。犄角病宋。斯可矣。追賊檜。王和而後。汴果入金也。高宗聞豫叛。厚撫其黨。名爲大齊。冀稍紓難。而分寇益急。趙鼎力贊親征。下詔暴罪。卽諸道兵合。金齊敗北。討賊攘夷。有進無退。其明效也。劉豫既廢。汴虛無人。岳飛韓世忠請乘機恢復。又置不問。李斯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構之不明。豈特胥人而已乎。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七

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八

明 北海馮 琦原編

高安陳邦瞻纂輯

太倉張 溥論正

張浚經略關陝

高宗建炎三年五月以張浚為川陝宣撫處置使帝問浚大計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窺蜀則東南不可保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幕府於秦州別遣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扈蹕來武

張浚論中興當自關陝始

注若海言圖  
恢復在川陝  
始  
季陵以論浚  
落職

浚治兵興元  
以圖中原

浚以趙開總  
四川財賦

昌為趨陝之計。復以張俊劉光世與秦州相首尾。帝然之。遂以浚為宣撫處置使。聽便宜黜陟。與沿江襄漢守臣議儲蓄以待臨幸。初浚宣撫之議未決。監登聞檢院汪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為首。東南為尾。中原為脊。今以東南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大悅。遂決行。季陵論任浚大專忤旨。落職與祠。秋七月庚子。張浚發建康。冬十月壬辰。張浚治兵於興元。以圖中原。浚上疏言。漢中實形勢之地。前控六路之師。後據兩川之粟。左

通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號令中原。必基於此。謹積粟以待巡幸。辛丑。張浚以趙開為隨軍轉運使。

專總四川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不可加。獨權貨尚存。贏餘而貪。猾認為已有。共相隱匿。惟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銳意興復。委任不疑。於是大變酒法。即舊撲買坊塲。所置隔釀。

設官主之。麴與釀具。官悉自買。聽釀戶各以米赴官。自釀。斛輸錢三十。子錢二十二。其釀之多寡。惟錢是視。不限數也。又於秦州置錢引。務興州鼓鑄銅錢。官

浚以百口保用曲端

劉子羽薦吳璘吳玠于浚

賣銀緡聽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民錢當入官者並聽用引折納官支出亦如之民以為便時浚荷重寄旬犒月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於開開悉智慮於食貨筭無遺策雖支費不可計而資財常有餘 十二月甲申張浚承制拜曲端為威武大將軍宜撫處置司都統制初曲端欲斬王庶朝廷疑其叛浚以百口保之且與敵屢角欲仗其威聲遂有是拜軍士悅服浚又辟劉子羽參議軍事子羽薦涇原都監吳玠弟璘之才勇浚以玠為統制璘掌帳前親

兵

玠擊婁室始勝而敗怨端不援

四年夏四月金婁室既陷陝州遂長驅入潼關曲端遣吳玠拒之於彭原而自擁兵邠州為援金人來攻玠擊敗之撒离喝懼而泣婁室整軍復戰玠軍敗績部將楊晟死之端退屯涇原金乘勝焚邠州玠怨端不為援大詬之由是二人有隙婁室以端全軍退去且入夏遂復還河東 六月癸酉張浚罷其都統制曲端浚雖重用端然以人言浸潤不能無疑乃使張彬詣渭州察之彬至謂端曰今兵合財備婁室以孤

浚疑端遲重  
以彭原之敗  
罷之

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端曰。彼將士精銳。且因糧於我。我今反為客。未可勝也。若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穫。彼不得耕穫。必取糧河東。則我為主矣。如此一二年。彼必困敝。乃可圖也。萬一輕舉。後憂方大。彬還白浚。浚不以為然。及聞兀朮留江淮。議出師撓之。端曰。平原廣野。敵便於衝突。而我軍未嘗習戰。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宜訓兵秣馬。保疆而已。後十年乃可。浚積前疑。遂以彭原之敗。罷端兵柄。再貶海州團練副使。萬安軍安置。秋七月。金兀

兀朮引兵趨  
陝西

浚遣兵復陝  
西軍州

浚議迎敵決  
戰。王彥劉子  
羽吳玠郭浩  
皆言未可。浚

朮引兵趨陝西。時張浚以金兵萃淮上。懼其復擾東南。謀牽制之。欲出兵分道由同州鄜延。以擣其虛。兀朮聞之。遂自六合引兵趨陝西。金主亦以婁室專攻陝西。所下城邑。旋復拒守。因其請益兵。命訛里朶往監其軍。張浚遣兵復陝西軍州。趙哲復鄜州。吳玠復永興軍。其餘州縣多迎降。九月癸亥。張浚聞兀朮將至。檄召熙河劉錫。秦鳳孫偓。涇原劉錡。環慶趙哲。四經略及吳玠之兵。合四十萬人。馬七萬匹。以錫為統帥。迎敵決戰。王彥諫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未

不從趙哲軍  
潰遂大敗

通若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閬興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之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不從。劉子羽亦力言未可。浚曰：吾寧不知此。顧東南事方急，不得不爲是爾。吳玠、郭浩皆曰：敵鋒方銳，宜各守要害，須其弊而乘之，亦不從。遂行次於富平縣。劉錫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已而婁室引兵驟至，與柴囊土籍淖平行，進薄諸營。錫等與之

力戰。劉錡身率將士薄敵陣，殺獲頗多，勝負未分。而敵鐵騎直擊趙哲軍，他將不及援，哲離所部，將校望見塵起，遂驚遁。諸將皆潰，敵乘勝而進，關陝大震。浚時駐邠州督戰，旣敗，退保秦州，召趙哲斬之，而安置劉錫於合州，令諸將各還本路上書待罪。自是關陝不可復。論者咎浚之輕師失律。十一月，金人入德順軍，張浚退保興州。時輜重焚棄，將士散亡，惟親兵千餘自隨，人情大沮。或請徙治夔州，叅軍事。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

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耳。今不堅守。縱使  
深入。而吾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  
據。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宣司但當留  
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  
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隘險。堅壁固壘。觀釁而  
動。庶幾可以補前愆耳。浚然其言。而諸叅佐無敢行  
者。子羽卽請奉命。乃單騎至奉州。召諸亡將。時諸將  
不知宣司所在。及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凡十餘  
萬人。軍勢復振。子羽因請遣吳玠聚兵扼險於鳳翔。

大散關東之和尚原。以斷敵來路。關師古等聚熙河  
兵於岷州大潭。孫握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於階  
成鳳三州。以固蜀口。金人知有備。遂引去。

紹興元年三月。金人破福津。躁同谷。以迫興州。浚遂  
退保閬州。而以張深爲四川制置使。與劉子羽趨益  
昌。王庶爲利夔制置使。節制陝西諸路。知興元府。  
六月。張浚以吳玠爲陝西諸路都統制。時關隴六路  
盡陷於金。止餘階成岷鳳洮五郡。及鳳翔之和尚原。  
隴州之方山原而已。八月丁卯。張浚殺前威武大

將軍曲端浚既敗於富平，乃思端言，召之還，稍復其官。徙閬州，將復用之。吳玠憾端，因言端再起必不利於公。王庶又從而間之。玠復書曲端，謀反四字於手，以示浚。庶又言：端嘗作詩題柱曰：『不向關中興帝業，却來江上泛漁舟。』謂其指斥乘輿。浚乃送端於恭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嘗以事忤端，端鞭其背。隨憾端，入骨。浚以隨提點夔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呼天者數聲。端有馬，名鐵象，日馳四百里。至是，連呼鐵象，可惜者數聲，乃赴逮。既至，隨令獄吏繫維之，糊其口。

脅之以火，端乾渴求飲，與之酒。九竅流血而死。陝西士大夫莫不痛惜之。軍士悵恨有叛云者，未幾，金人再戰於富平。浚師詐張端旗，以懼敵。金婁室知端已死，撫掌笑曰：『何給我也！』師復敗。

二年五月，張浚以劉子羽知興元府。九月丙戌，以王似爲川陝宣撫處置副使。張浚在關陝三年，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敵。以劉子羽爲上賓，任趙開爲轉運。擢吳玠爲大將。子羽慷慨有才略，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勝，西北遺民歸附者衆。故關陝雖失，而全蜀

張浚在關陝  
三年全蜀安堵

似盧法原代  
之  
似盧法原代  
之  
似盧法原代  
之

安堵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朝廷疑浚  
殺趙哲曲端為無辜任子羽開玠為非是乃以似為  
副使浚始不安 十二月甲辰召張浚知樞密院事  
浚聞王似來上疏求解兵柄且論似不可任呂頤浩  
不悅朱勝非又以宿憾日短浚故召之而以盧法原  
為川陝宣撫副使與王似同治司事

四年三月乙丑張浚至臨安浚雖被召以劉子羽等  
軍敗秘其事未行王似盧法原亦未赴閬已而詔押  
似法原赴鎮及子羽王庶劉錫等俱赴行在初辛炳

辛炳常同等  
効罷浚

法原為玠所  
訟而憂死

知潭州浚在陝以檄發兵柄不遣浚奏効之至是炳  
為御史中丞率殿中侍御史常同等効浚喪師失地  
跋扈不臣遂落職奉祠福州居住安置劉子羽於白  
州詔以王似為川陝宣撫使盧法原吳玠副之會兀  
術攻關為吳玠所敗法原素與玠不睦玠因奏功訟  
法原不濟師上手詔詰問法原憂恚而卒 八月戊  
子改命趙鼎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鼎辭以非才帝  
曰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黜陟專之可也  
鼎條奏便宜復為朱勝非所抑乃上疏言頃者陛下

趙鼎疏稱浚  
功

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於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夫喪師失地浚則有之然未至如言者之甚也大抵專黜陟之典受不御之權則小人不安其分謂爵賞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觖望是時蜀士至於醵金募人詣闕訟之以無爲有何以自明故有志之士爲國立事者每以浚爲戒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於聰明之下矣望憫臣孤忠使得展布四禮少寬陛下

西顧之憂又言臣所請兵不滿數千半皆老弱所齎金帛至微薦舉之人除命甫下彈墨已行臣日侍宸衷所陳已艱難况在萬里之外乎鼎旋以入相不果行

張溥曰張浚于建炎三年治兵興元圖復中夏四年而卽有富平之敗經營歲餘兵食未厚輕鬪喪師甚非策也曲端雅長將略剛愎陵上奪王庶使印盤桓涇原迹近跋扈飛文日騰浚務攬豪傑百口保之拔爲大將端有人心宜爲知

已者死。婁室深入。端議持重。與浚不合。安置萬安富平。敗績。浚追思用端。又信吳玠王庶之譖。殺于恭州。一人之身。忽賢忽佞。始堅信而終讒。死刑罰失平。浚豈無罪。然觀其中興初議。彼志固無日不在王室也。苗劉亂定。帝位新復。浚請任陝蜀。勵師待駕。赴軍之日。誅賊臣范瓊。始發建康。忠義貫天。枕戈待旦。慷慨四顧。豈讓劉琨祖逖哉。呂頤浩背扈蹕武昌之議。勸都臨安。金寇奄至。六飛播竄。聲勢不接。浚志益銳。積粟練

兵。事稍辦集。卽合五路之師。紛紜一戰。彼蓋積憤腥羶。急欲求勝。曲端老謀。疑爲退縮。棄不問也。富平旣敗。退守興閣。猶任劉子羽吳玠吳玠璘等力拒金人。紹興年間。和尚原仙人關師屢告捷。成効可見。而讒疾內作。罷居福州。悠悠多口。關陝是責。獨不念澠池奮翼功。著全蜀乎。昔馬謖敗于街亭。不病孔明三分之烈。任福敗于好水川。無害韓琦西夏之勞。論人者舉其重。不舉其細也。浚在炎興。卽不能追踪二臣。而君子原

之○曰○斯○人○也○志○大○于○才○功○浮○于○過○闇○主○當○陽○賦○  
相○接○踵○有○一○浚○而○復○獄○以○富○平○之○役○則○下○無○勸○  
矣○且○端○死○非○辜○浚○固○無○辭○責○至○潰○軍○如○趙○哲○而○  
謂○之○濫○殺○才○略○如○劉○子○羽○理○財○如○趙○開○善○戰○如○  
吳○玠○謂○之○失○任○譖○人○太○甚○又○何○以○服○浚○乎○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八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九

明 北海馮 琦原編

高安陳邦瞻纂輯

太倉張 溥論正

吳玠兄弟保蜀

高宗紹興元年冬十一月癸酉金兀朮寇和尚原吳  
玠及其弟璘大敗之玠自富平之敗收散卒保和尚  
原積粟繕兵列柵爲死守計或謂玠宜退保漢中扼  
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是

所以保蜀也。玠在原上，鳳翔民感其遺惠，相與夜輸芻粟助玠。玠償以銀帛，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殺之。且令保伍連坐，民冒禁如故。金將沒立自鳳翔，烏魯折合自階城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金人大敗遁去。沒立方攻箭箬關，玠復遣將擊敗之。兩軍終不得合。金人自起海角，狃於常勝，及與玠戰，輒敗，憤甚。謀必取玠，於是兀朮會諸帥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寶雞結連珠營，壘石爲城，夾

吳璘吳玠大  
敗兀朮於和  
尚原

澗與官軍相拒。進薄和尚原，玠與弟璘選勁弩，命諸將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龕以待之。敵至，伏發，遂大亂。玠因進兵夜擊，大敗之。兀朮中二流矢，僅以身免，亟剝其鬚髯而遁。初，金人之至也，玠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劫玠之兄弟北降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勉以忠義，皆感泣願盡死力，故能成功。

三年春正月乙丑，金人陷金州。時金人久窺蜀，以吳

玠援王彥力  
戰於饒風關

璘駐兵和尚原，扼其衝，不得逞。將出奇取之，乃以叛將李彥琪駐秦州，睨遷人關以綴吳玠。河池之師復遊騎出熙河，以綴關師。古撒離喝自商於直擣上津，攻金州。王彥以三千人迎敵而敗，焚積聚，退保石泉。撒離喝遂乘勝而進。二月辛卯，王彥引兵會吳玠於饒風關，金人長驅趨洋漢。劉子羽聞王彥敗，亟命田晟守饒風關，而遣人召吳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悉力仰

攻，一人先登，二人擁後。先者旣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敵乃更募死士，由間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乘高以瞰饒風。諸軍不支，遂潰。敵入洋州，玠邀子羽去。子羽不可，而留玠固守定軍山。玠難之，遂退保興元之西縣。子羽亦焚興元，退保大安之三泉縣。己亥，撒離喝遂入興元。至金牛鎮，四川大震。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遺玠書訣別，玠得書，未有行意。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

子羽玠合擊  
敗撒離喝

宋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九  
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間道會子羽。子羽留玠等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方成，而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床坐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於此，敵尋亦引去。時張浚亦欲移守潼川，子羽遺書言已在此，金人必不南。浚乃止。金兵由斜谷北去。子羽謀邀之於武休，不及。撒離喝既回鳳翔，遣十人持書招子羽。子羽皆斬之，而縱其一，還曰：爲我語賊，欲來

卽來，吾有死爾，何可招也。初，子羽聞有金兵，預徙梁洋之積，及金人深入，餽餉不繼，殺馬及兩河所僉軍士以食。而子羽玠復腹背要擊之，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乃引衆還。子羽玠因出師掩其後，金人墮溪死者不可勝計。盡棄輜重而走，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子羽遂還興元。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涉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雖入三州而得不償失。五月丙子，王彥復金州。金人遂棄均房。已卯，論金牛之功，以吳玠爲利州路階成鳳州制置使，劉子羽爲寶文閣直

王彥復金州

學士王彥爲保大軍承宣使、諸將佐第賞有差。十一月乙亥，金兀朮陷和尚原。於是宣撫司分陝西之地，自秦鳳至洋州，吳玠主之；屯仙人關，金房至巴達。王彥主之；屯通州。文龍至威茂，劉錡主之；屯巴西。洮岷至階成，關師古主之；屯武都。

四年三月辛亥，吳玠、吳玠與金兀朮戰於仙人關，敗之。先是，玠守和尚原，餽餉不繼，玠慮金人必復深入，且其地去蜀遠，乃命玠別營壘於仙人關右之地，名曰殺金平，移兵守之。至是，兀朮撒離喝、劉夔帥步騎

兀朮撒離喝  
劉夔攻仙人  
關玠玠合擊  
敗之

十萬破和尚原，進攻仙人關。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守殺金平以當其衝。玠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金平之地濶遠，前陣散漫，後陣阻隘，宜益修第二隘，示必死戰，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治第二隘，玠冒圍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會於仙人關。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諸將有請別擇地以守者，玠拔刀畫地以示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軍分爲二，兀朮陣於東，韓常陣於西。玠率銳卒介其

間。左繞右縈。隨急而後戰。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鎧。鐵鈎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疊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撒離喝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爲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仲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統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統制張彥劫山砦。王俊伏河池。扼

玠復秦州

其歸路。又敗之。是役也。兀朮以下皆携妻孥來。劉夔乃劉豫腹心。本謂蜀可圖。旣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乃還屯鳳翔。授甲士田爲久留計。自是不敢妄動矣。五年春正月。吳玠復秦州。玠聞虜犯淮南。遣吳璘楊政乘機牽制。璘等出奇兵自天水至秦。拔其城。撒離喝聞秦被圍。集諸道兵來援。政復擊敗之。

六年八月癸卯。四川都轉運使趙開罷。時吳玠爲宣撫副使。專治戰守。於財計不問盈虛。一切以軍期趣辦。於開數以餽餉不繼。訴於朝。開亦自劾老憊求去。

趙開與席益不協而罷

朝廷爲之交解，乃以席益爲制置大使，位宣撫副使。上州軍兵馬並隸大使司，邊防重事仍令宣撫司處置。益至四川，頗侵用事，期錢開復訴於朝，又數增錢引，而軍計猶不給。朝廷以開益不協，乃召開赴行在，而以李迨代之。自金人犯陝蜀，開職餽餉，軍用無乏。其後計臣屢易於開，經畫無敢變更。然茶鹽權酷，竒零絹帛之征，遂爲蜀常賦，則開所作俑也。益尋以母喪亦去。帝問胡交修孰可守蜀者，交修以從子世將對，遂以世將爲四川安撫制置使。

胡交修薦其從子世將守蜀

玠治屯田

九年春正月己亥，以吳玠爲四川宣撫使。玠與金人對壘，且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費。益治屯田，帝以玠功高，因和議成，授玠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陝西階成等州皆聽節制。六月己巳，吳玠卒。玠用兵本孫吳，務遠略，不求近小利，故能保必勝。御下嚴而有恩，雖身爲大將，卒伍最下者，得以情達，故士樂爲之死。選用將佐，視勞能爲高下先後，不以親故權貴撓之。自富平之敗，金人專意圖蜀，微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思之，立祠以祀。秋七

玠卒西人爲立祠

世將不改玠規

月乙巳以胡世將為四川宣撫副使。世將至，謂諸將曰：世將不習騎射，不習虜情。朝廷所以遣來者，襲國家故事，以文臣為制將耳。軍事一無改吳宣撫之規，各推誠心，共濟國事可也。諸將皆服。

詔璘同節制陝西軍

十年五月詔吳璘同節制陝西諸軍。時金人復渝盟，撒離喝入同州趨永興軍。陝西州縣所至迎降，遂進據鳳翔。初，關陝新復，朝廷分軍屯熙秦鄜延諸路。撒離喝既至，鳳翔、陝右諸軍皆隔在虜後，遠近大震。

六月吳璘敗金人於扶風。初，胡世將在河池，倉卒召

吳璘姚仲等破金兵于扶風

諸將議時，吳璘孫渥已在楊政田晟繼至。諸將請少避清野以挫其鋒。渥言：河池不可守，璘厲聲折之曰：懦語沮軍，可斬也。璘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指所居帳曰：世將誓死於此。遂遣諸將分據渭南。尋有詔，世將移屯蜀口。會金人犯石壁砦，璘遣姚仲等破走之。既而撒離喝使鶻眼郎君以三千騎衝璘軍，璘使統制李師顏以驍騎擊敗之。虜先於扶風築城，既敗，入城拒守。官軍攻拔其城，獲三將及女真百七十人。撒離喝怒甚，自戰百通坊。仲力戰破之。撒離喝

麟等屢敗撒  
离喝

還鳳翔由是金人不敢度隴分屯之軍得全師而還  
閏月撒離喝與吳璘楊政夾渭河而陣璘駐兵大  
蟲嶺撒離喝覘之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此難與  
爭乃引去趨邠州田晟遣將拒之於青溪嶺胡世將  
又遣王彥楊從儀分道而出屢戰敗之撒離喝還屯  
鳳翔既而復出攻涇州田晟據山為陣乘虜壁未定  
奮兵擊敗之奪其兵馬甚眾撒離喝走還鳳翔  
十一年九月丙申吳璘及金人戰於劉家灣大敗之  
癸亥受詔班師初吳璘進兵於秦州金統軍胡蓋與

璘以疊陣法  
大敗金兵

習不祝合兵五萬屯劉家圈璘請於胡世將擊之世  
將問策安出璘曰有新立疊陣法每戰以長槍居前  
坐不得起次最强弓次强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  
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强弓併發次  
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為限鐵鈎相連俟其傷則更代  
代則以鼓為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  
疊陣世將善之諸將竊議曰吾軍其殲於此乎璘曰  
此古束伍令也軍法有之諸軍不識耳得車戰遺意  
無出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遂

進次劉家灣。時胡蓋習不祝，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璘必不敢輕犯。先一日璘會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戰於山上則勝。璘然之。乃請戰。敵皆笑。夜半璘遣姚仲、王彥銜枚渡河，涉峻嶺，截坡上。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將至嶺，寂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齊發，敵駭愕曰：吾事敗矣。習不祝善謀，胡蓋善戰。二酋異議，璘先以兵挑之。胡蓋果出鏖戰，璘以疊陣法更迭戰，輕裘駐馬，亟麾之。士殊死鬪，金人大敗。降者萬人。胡蓋走保臘家城，圍而攻之。城垂破，朝廷方

璘等復陝西諸州因詔班師遂阻兵勢

主和議以驛書詔班師。時璘拔秦州，其勢方張。陝西河東守領爭來附。而楊政拔隴州及破岐下諸屯。郭浩復華州入陝州矣。詔至，璘即臘家城引兵還河池。浩還延安，政還鞏，世將惟浩嘆而已。

三十一年五月乙未，以吳璘為四川宣撫使，王剛中同處置軍事。時聞金主亮將敗盟，故命璘為之備。

徒單合喜攻中堡王剛中走請璘等合兵敗之

八月，金西道行營徒單合喜將兵拒大散關，遊騎攻黃牛堡。守將李彥堅告急，人情洶洶。制置使王剛中

一馬馳二百里，至吳璘營，起璘於帳中，責之曰：大

將與國誼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卧。璘大驚，卽馳至殺金平。駐軍青野原。益調內郡兵，分道而進。授以方略，以援黃牛。剛中又以蠟書抵張正彥，濟師。西師大集。李彥堅以神臂弓射金師，却之。璘遣別將鼓青至寶鷄渭河，夜劫橋頭寨，破之。又遣劉海復秦州。鼓青復隴州。金師旣退，剛中倍道馳還，謂其屬李燾曰：將帥之力，吾何有焉。冬十月，詔吳璘出兵漢中，璘遂復商虢州。

璘復大散關

李挺敗金人於瓦亭

之分兵守和尚原。金人走寶雞。璘遣兵復河源州。及積石鎮戎軍。遂復大散關。時璘遣姚仲攻德順，踰四旬不克。璘以李師顏代之，遣子挺節制軍馬。挺與敵戰於瓦亭，大敗之。擒其將耶律九斤等百三十七人。金人悉兵趨德順。璘自將往督師。先壁於險，且治夾河戰地。按行諸屯，斬不用命者。先以數百騎嘗敵。敵一鳴鼓，銳師空壁躍出，突璘軍。璘軍得先治地，無不一當百。至暮，璘忽傳呼某將戰不力。人益奮搏敵。敵大敗遁入壁。黎明，師再出，敵堅壁不動。會大風雪。

璘八日而克德順

史浩議棄三路虞允文疏手罷任詔璘班師諸州盡

失

金人拔營去凡八日而克璘入城市不改肆又遣嚴忠取環州遂還河池姚仲等又復蘭會熙鞏等州及永安軍十二月丙寅詔吳璘班師時金以重兵扼鳳翔爭吳璘新復十三州三軍璘亟馳德順以備之已而金察世傑率帥十萬來攻璘力戰拒之會史浩上言官軍西討東不可過寶雞北不可過德順若兵宿於外去川口遠則敵必襲之朝廷遂欲棄三路虞允文時為川陝宣諭使疏言恢復莫先於陝西陝西五路新復州郡又係於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

蜀之路愈多西和階成利害至重不可不慮疏上罷允文知夔州遂詔璘班師金人乘其後璘軍亡失者三萬三千部將數十人連營痛哭聲振原野於是秦

鳳熙河永興三路新復十三州皆復為金取

張溥曰張浚始劾李綱晚却趙鼎信王庶而曲端死用呂祉而酈瓊叛開誠善任疑非所長而世稱知人者以保蜀功高能得吳玠兄弟力也玠善騎射有志節弟璘從戰累立功劉子羽誦其材勇浚始委以兵政富平之役玠議據高阜

無輕動。浚不從而敗。關陝盡失。人無固志。玠璘收合散亡。誓師堅守。一捷于和尚原。再捷于仙人關。蜀中無恙數年。以來屯田養兵。西人再造厥功。偉矣。玠亡之後。虜復決逞。璘大敗之。扶風自是蜀不被兵者二十餘年。迨金亮入寇。黃牛告警。璘奮義出師。商虢河源。德順環州。次第收復。而班師命下。三軍十三州。復爲敵有。蓋紹興十年之戰。主割和尚原者。秦檜也。三十二年之戰。主棄三路者。史浩也。卽璘一身厄於權臣者數矣。李牧撮臂之悲。道濟投憤之恨。生逢趙構。所見皆然。寧特武穆片紙痛填天地哉。劉子羽協力守險。轉敗爲勝。胡世將文臣專閫。不改成規。立志公忠。庶幾張浚故玠璘樂與同功也。

